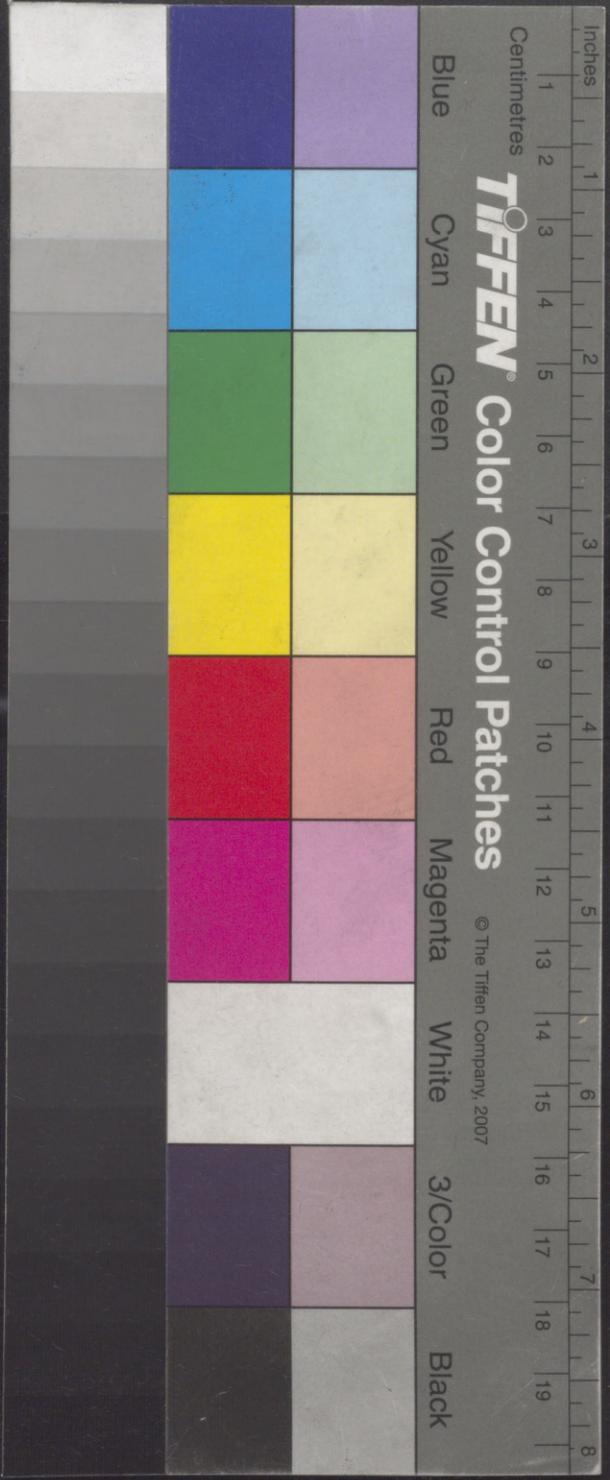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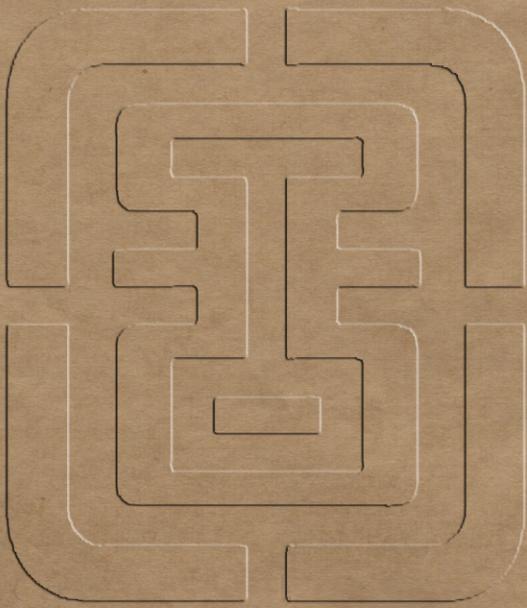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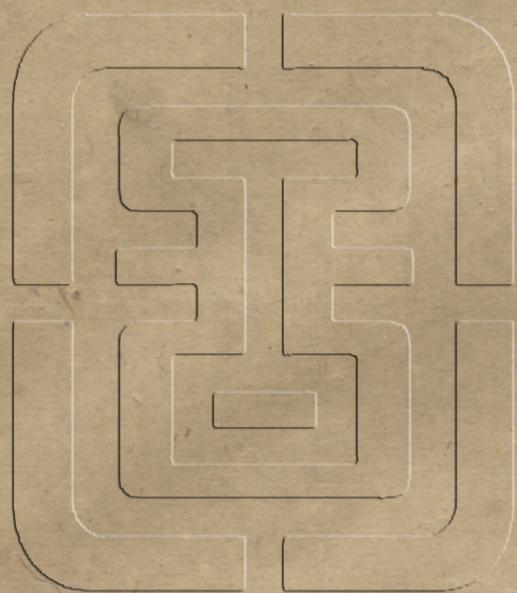


二百六十八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二十九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卷三十二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虞於五

禮屬凶禮大戴第六小疏正義曰自虞猶至之禮俱從釋文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疏集釋無既字餘與釋文同凶下集

釋有禮字先夫父校證云案據士冠禮賈疏當作小戴第八第十五乃聘禮臧氏庸本經改為小戴第八○云虞猶安

也者易中乎初九虞苟爽注云虞安也廣雅釋詁亦云虞安也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

之禮者案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禭記報葬者報虞鄭注虞安神也何休公羊傳文二年注虞猶安神也釋名既葬還

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是虞為安神之祭名或欲解虞為度非矣問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下記云日

中而行事是鄭所本禭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虞大夫五諸侯七公羊何注云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初虞皆與葬同

日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月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也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

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白而虞則巳日三虞後虞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三十二

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王
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禘于祖父則祭明日禘也士之
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
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今案此疏言士
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云云本異義古春秋左
氏說詳後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又鄭知祭於殯宮者以
既夕反哭後遂通殯宮知之殯宮即適寢鄭注喪服小記云
虞于寢耐于祖廟賈疏虞卒哭在寢耐乃在廟是也殯宮亦
謂之廟詳下此篇是士喪父母既葬而虞之正禮也喪服小
記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鄭注借俱也謂同月
若同日殯也先葬者母也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
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
如此也今案先重後輕謂並有喪先虞父後虞母乃禮之變
者又主兄弟及婦喪朋友之喪亦各虞禭記凡主兄弟之喪
雖疏亦虞之喪服小記婦之喪亦各虞禭其夫若子主之喪
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耐而已是
也○禮經釋例云凡虞祭無所俎不致爵不加壽獻尸畢不
獻賓不旅酬不暮案士虞禮尸九飯時所舉肺脊牲體及魚
膾皆實于篚注篚猶吉祭之有斯俎是虞祭無斯俎也賓三
獻燔從如初儀無止爵均神惠于室中之事是虞祭不致爵
也三獻後即告利成是虞祭不加爵不獻賓不旅酬也尸出
戶即改饌陽厭賓出是虞祭不暮也蓋虞是葬畢迎精之祭

與特牲少牢吉祭異故不能備禮也今
案虞為喪祭互詳既夕三虞下及篇末

士虞禮特豕饋食

饋猶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南順言陳虞祭牲酒

葬皆奠而不祭至虞始立尸如祭禮故亦云饋食義詳特牲篇

李氏云大夫士之祭曰饋食禮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

事耐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耐皆少牢則下大

夫與士虞同牲方氏苞云曰特豕以別於吉祭也自小斂至祖

皆用豚遣奠及虞始用豕今案賈疏據左傳十日牲謂此虞

為喪祭又葬日虞無十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說亦可通儀禮

吉祭云特牲故喪祭云特豕質言之但特牲豕皆謂一豕散

文亦通故記又稱牲也注云饋猶歸也者說文饋餉也段氏

注云饋之言歸也論語饋孔子豚古論作饋魯論作歸是二字

通故鄭以歸釋之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生人飲食

亦稱饋方氏苞云昏禮婦歸之明日以特豚饋子孫忠養之始
也既葬而虞以特豕饋食追養之始也此先王制禮事外如生
事之義側亨于庭門外之右東面則亨一豕也亨於爨用饋
也以虞易奠耐而以吉祭易喪疏正義曰注云側亨一豕也
祭鬼神所則曰庭尊言之疏者謂左胖也詳下記李氏云
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豕而已方
氏苞云吉祭敷筵設同几祖妣共之虞則或父或母即並有喪

當戶尊在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無禁尊著地也加勺幕上枋向南便取也方氏苞云虞所獻唯及祝佐會無室外之事故設尊不于堂上吳氏章句云禘記暢曰以桐梓以梧注謂喪祭所用此無鬯則士禮不用也注云酒在東上禮也者尊以酒為土酒在東則醴在而故云上醴也吉祭玄酒在而此無玄酒以醴代之去絺布葛屬者賈疏云絺絺以葛為之布以麻為之絺布麻葛禘祫有兩號吳氏廷華疑義云絺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為說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幕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幕用絺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曰夏立用絺冬立用錫大射儀幕用錫若絺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以此例之幕用絺布猶言幕用錫若絺注曰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絺布文義正同鄭合之是矣至述聞分絺布為二物似得之葛禘說無所據吳氏駁之是矣至述聞分絺布為二物似得之

素几葦席在西序下鬼始也疏正義曰周禮司几筵凡喪事設下也或為階下當序非注云有凡始鬼神也者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始以鬼神之禮事之注義本此但注唯言有几者以席則大斂奠時已有几則至虞始設之故唯云有几也檀弓孔疏云虞祭而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祭前有几故司几筵喪事素几鄭注

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

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

藉也疏正義曰注云苴猶藉也者下

藉祭也刊切也斷也苴刊茅者謂斷茅以為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焉故謂苴為藉必用茅者取其潔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苴亦作菹說文菹茅藉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菹鄭注菹士虞禮曰苴刊茅長五寸刊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以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會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祀職云既祭藏其隋是歟司巫祭祀共菹館鄭注菹之言藉也祭會當藉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刊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人設于几東席上束縮今案鄭周禮注以菹為苴謂館若筐而引此經實于篚亦作篚字雖異而義則同西坫在

東臨在西一鉶亞之取苴在西南而取之得左疏正義曰此兩豆醴在而則菹在東也一鉶亞之又苴以東也賈疏云此饌繼西盥言之則以而盥為主向東陳之其說也是也菹氏謂鉶在醴西誤一鉶豕鉶也吳氏章句云下記豆實菹菹羸醴從獻豆同○注云醴在西南而取之得左取苴右取醴便其設之者案設之謂設于室戶在室東面設者而面醴在北當戶之左苴在南當戶之右戶乃得右取苴換于醴祭于豆間此饌于堂醴而

菹東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入室西面從獻豆兩亞之四
設之亦得菹在兩醢在北故云便其設之也
籩亞之北上祝北豆從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
疏正義曰豆兩亞

四籩亞之又次豆以東也北上謂兩豆四籩各自為次也吳氏
章句云下記籩實棗栗棗棗四則各工也注云豆從主人獻
祝籩從主婦獻尸祝者此釋經從獻之義也上兩豆設之以為

陰厭是正豆也此二豆主大獻祝乃薦故云從四籩則二籩從
主婦獻尸二籩從主婦獻祝亦主大獻祝乃薦故云從四籩則二籩從

北豆籩與棗者以從獻兩豆在東
四籩在豆東又自為一行棗在北棗南栗東栗北棗是豆
則菹在醢北籩則棗在栗北故云北土者菹與棗也故氏謂菹

在而東陳此從獻之豆籩以不東陳於北為上不東陳而南陳者所以別
於正饌黍稷之敦于階閒而藉用葦席藉猶薦也古疏正義

上黍在而西也黍稷必用藉者重之也故氏據特牲藉用萑疑經
席字為衍文褚氏云古文藉為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席

祭取左膾皆變於吉不必疑也注云藉猶薦也者說文且薦
也薦有承藉之義故訓藉為薦云古文藉為席者胡氏承琪云

說文席藉也藉祭藉也管子山權數賦藉藏龜賦藉猶言布席
故古文即假席為藉鄭匱水鎔于槃中南流在階之南簞巾

以藉薦義近故從今文匱水鎔于槃中南流在階之南簞巾
在其東水口也疏正義曰李氏云為尸設盥也禮經釋例云凡

陳設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注設盥水及巾
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而設是士祭

戶盥槃匱設于門內之東也少牢禮祭日陳器小祝設槃匱與
簞巾于階東注為戶將盥是大夫祭日盥槃匱設于階東注

東也士虞禮匱水鎔于槃中南流在階之南簞巾在階之南
流匱吐水口也特牲槃匱匱水置於門內之東主虞設于階之南

者反吉也今案鎔置也匱水置於槃中即實于槃中匱以盛
水故經每云匱水陳匱水必實于槃故又云槃匱匱吐水之口
名流南流者口向南也既夕禮圖引舊圖云匱受一斗流長六寸
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又云圖本又有作流長三
寸者于義為近又引禮義云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沃盥長三
手然則柄其流歟據儀禮注及禮圖皆以匱為盥器內則敦
牟厄匱非餞莫敢用鄭注厄酒漿器以混釋文引左傳注云
匱沃盥器也孔疏亦引左傳奉匱沃盥證之蓋皆有疑於鄭注
耳下記執槃西面注云槃以承棄水為濺汚人也說文盥澡手
也从白水臨皿也槃承槃也段氏注云承槃內則注云槃承盥水者
盥手者以匱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內則注云槃承盥水者

吳語注云槃承盥器也據此則槃之承盥手棄水與洗同也
之沃水與料同也凡行禮賓主敵者皆盥于洗洗東有壘水將
盥者以料挹水所盥棄水有洗承之惟尸尊不就洗故特設槃
匱尸入則執以就尸盥執匱者自上注水于手奉槃者以槃承
盥手下水注之水謂之沃盥官氏獻瑞云內則曰進盥少者奉槃
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投巾大約進盥於尊者之禮皆如此今
案簞巾在其東在槃匱之東也單竹器以簞盛巾故謂之簞巾
凡設槃匱必有簞巾隨之備盥也公尊不就洗亦與祭禮尸同也
槃匱在東堂下注云為公盥也張氏惠言云在西階之南據下
不言簞巾略耳餘詳特牲記
涓尸盥賈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則與少牢同
今案經文各本皆作南悉賈所見本偶誤
右北面北上設局竈也今文局作竈北正義曰李氏云鼎門外
牲禮同惟陳于門外之右近亨也注云門外之右門外之右故此
陳鼎亦于門外之右近亨也注云門外之右門外之右故此
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與吉祭之設于阼階前西面者亦異
蓋皆變於吉每鼎皆設局竈設之先竈後局徹之先局後竈云
今文局為鉉 匕俎在西塾之面不饌於塾上統於塾也
詳士冠禮 匕俎在西塾之面不饌於塾上統於塾也
塾之而則不在塾上統於塾也王士讓云匕加于俎上塾在門西故

七俎從鼎亦在西塾而西塾有而者是室南鄉者李氏云塾有東面
有內外一門而塾四也外塾南鄉則內塾北鄉今案下云內面
塾此不言內明是外而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也故注云是室南鄉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也肝俎疏正義曰放氏云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南順以
在燔東疏差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七酒俎
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不言肝俎肝先進
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而使其先取之也褚氏云南
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于塾上向北執其下端
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法是
也今案褚說得之然經但言燔不言肝者燔之羞在肝後經故
舉燔以該肝也又敖氏以塾為有階褚氏謂內外塾俱無階案
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有堂宜有階俟考方氏苞云牲饌在
門外而燔俎乃在內塾者俟正俎既升然後以俎出受燔不相
混也。案凡陳列吉祭在東此
多在西者皆有變於吉之意

右陳虞祭牲酒器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
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 葬服者既夕曰丈夫
鬢散帶坐也賓執事

者賓客來疏正義曰自此至宗人而階北面言主人及賓自門
 也凡朝夕哭丈夫皆先即位於門外而後入門此亦如之其位
 也夫門外西面北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婦人即
 位于堂南上據此則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位當西面北上婦
 人及內兄弟當於堂南上其服亦當如葬服也方氏苞云小斂
 後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其服亦當如葬服也王注云送往之情虞
 祭亦一節無所處且尸入當哭踊也王氏注云葬服者既夕曰
 丈夫髮散帶也故俱至與祭服前服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髮
 婦人之變喪服也故氏云葬服主人髮髮人髮髮人髮髮人髮
 啟至葬之服也故氏云葬服主人髮髮人髮髮人髮髮人髮髮
 功以上者皆散帶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經帶也今案喪服小
 記云及虞則皆免注云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放謂主人髮髮恐
 非此如葬服者以其葬日反日中而虞故及三虞不易服也卒
 哭則變服矣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案虞祭未忘主
 人未躬親故多以賓客執事萬氏斯大云考既夕禮既葬反哭
 賓致弔即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已退矣此虞禮即行于送
 賓之後別無宿賓迎賓之事而即位獻饋復有賓執事何歟案
 禭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禫而退是反哭之後相見之
 賓已退朋友之賓尚留故得即與於執事不俟更宿也吳氏疑
 義云賓來執事即曾子問所謂士則朋友奠也朋友不足難取
 于大功上下然此言弔服則第言朋友可知如曲禮僚友執友
 僚友言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凡降出及宗人即
 狹矣

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

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

卒哭主人變服則除右凡於席近南也疏周禮喪祝職曰掌喪

祭祝號注喪祭禮也然則此篇之祝亦喪祝矣又云周禮小宗

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禮也肆師職曰凡卿大

夫之喪相其禮肆師屬宗伯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今

案士昏禮席于席與東面右凡此布席于室中東面亦席于與

也降降堂出出門云及宗人者宗人本在門外祝先入室布席

今乃出而與宗人同門外也門面公有司位亦可見祝宗

人為公臣也李氏云南上祝為上注云祝亦執事免者祭祀

之禮祝所親也者上賓執事者如弔服此祝亦執事之列而服
 免嫌太重故注明之張氏爾岐云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
 祀之禮不嫌於重也今案喪服小記云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
 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報虞卒哭則
 免是免為重服也云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宜變也
 者案喪服小功章澡麻帶經彼注云澡者治去葶垢澡麻為輕
 服則深葛又輕于葛可知故注云接神宜變也李氏云祝親祭

是壽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三十二

二

宜進而從重接神宜變而之輕是也云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
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者以經但云祝免澡
葛經帶則其餘皆弔服矣上賓執事者如弔服士之屬官亦在
賓執事之內故知其長弔服加麻也此無正文以祝決之既
卒哭主人變服詳下記丈夫說經帶于席門外下主人變服則
屬官之弔服亦除云右几於席近南也者布席東面則右在南
故云於席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大門哭婦人哭
臨朝

疏正義曰敖氏云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
臨謂旁三拜也今案士禮朝夕哭主人拜賓旁三入門哭

婦人踊踊 主人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

哭位 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眾 疏正義曰此主人
主人堂下東面北上此則異於朝夕

哭位則在西階上東面矣兄弟賓亦與眾主人同在堂下東面
也 注云此則異於朝夕者前門外位云如朝夕臨位此門內

位云如反哭位是異於朝夕也士喪 祝入門左北面 不與執事
禮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祝入門左北面 同位接神

尊 疏正義曰祝入門左北面以主人在西階 宗人西階前北面
也 疏上也執事即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者

當詔主人 疏正義曰亦以主人在西階上也 宗人當詔禮故近
及賓之事 疏主人賈疏云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

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
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右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禪升止哭

縮從也古 疏正義曰自此至哭出復位言陰厭之事○禮經釋
文縮為蹙 疏例云凡尸未入室之前殺饌于奧謂之陰厭士虞

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此為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
及祝入室後贊薦菹醢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

魚亞之膳特此設俎也又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此設
敦也又云設一銅于豆南此設銅也又云祝酌醴命佐會啟會

佐會許諾啟會卻于敦南此設祝奠禱于銅南復位此酌奠及
啟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此饗神也 疏正義曰是虞祭陰厭惟薦

豆設敦設銅皆贊為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及祝饗後
有命佐會祭于苴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詳特牲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下又改饌西北隅為陽厭詳於篇末上設
苴在西站上此祝盥手升堂于西站上取之也降洗之者苴所

以藉祭致其潔也洗而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席上者前布席
室中東面右几此設于席上而云几東則亦設于右在几前也

東縮謂設之自西而東以首尾以首近神而尾向東也先設苴者
絨云苴東縮則苴亦有首尾以首近神而尾向東也先設苴者

是書經降賈扁 儀禮正義三十二

以下祭黍稷膚祭皆奠于其上也洗解以將酌體升者俟主人入室乃從入也止哭為將祭也
禮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主人北旋倚杖而序乃入室祝杖不入於室祝杖不入於室然則練杖疏序者以主人在西階上東面與面序近故

升於堂然則練杖疏正義曰經云主人倚杖入而注知倚杖面不入於門明矣
知北旋倚杖而序乃入也引喪服小記者證虞祭杖不入於室故

倚之乃入又云然則練杖不入於門明矣者此無正文鄭以喪服小記推而知之也
同面也方氏苞云凡吉祭祝先入而主人從先入以導主人也

虞則人子以神事其親之始猶親在時朝夕御會不忍遽變其常故主人先而祝從也今案方說蓋本下記尸入祝從尸注詳後贊薦菹醢醢在也
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正義曰贊謂賓來助祭執事者也醢在北則菹在南從右取菹左孺薦之便也注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也者特牲

主婦薦此使贊薦故云主婦不薦也引曾子問者證齊斬之服不執事也
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李氏如圭云與祭謂執事也天子諸侯之執事者其臣也大夫辟正君其

臣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不取齊衰者又辟大夫也賈疏云此齊斬不執事唯為今時至于尸入之後亦執事兩邊乘

設于會南至於耐祭雖陰厭亦主婦薦主人自執事也知者下記云其他如饋會案特牲云主
人在右及佐會舉牲鼎是也

鼎也長在左在右疏正義曰佐會佐尸會者執事賓助祭者位也凡事宗人詔之
長即賓長也故氏云下云佐會及右人

載是佐會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故爾吳氏章句云舉者門內盥異於奠也
特牲主人親舉此禮異也李氏云吉禮長在右今案注云長在左在右方位也
者鼎北面以而為左

故知位在右今案注云長在左在右方位也
者鼎北面以而為左

皆宗人詔也特牲曰宗人遣佐會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

及執事盥又曰宗人執畢先入
七俎從設左入抽局鼎七佐會及右人載
載載於俎佐會載則
鉉古文疏正義曰特牲鼎設于作階前而此設于西階前東
鼎為密疏面亦異於吉也
放低云此執七俎者亦三人各兼執
七俎也從設從鼎入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
七西枋也左人亦抽局于左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乃執七而
七惟言抽局鼎七文省耳吳氏章句云案禮記七以桑長三尺
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刻其柄與末注以為祭所用則此
亦當有畢鼎亦言抽因局及之也
七者東面佐會及右人載佐會
面注云佐會載則亦在右矣者以經云左人七右人載佐會

與右人同載是亦在右也云今文卒柩者逆還復位復賓位也疏正義

曰盛氏云七者即左人也逆還七賸鼎者俎入設于豆東魚亞

先退也賓位在西方載者將設俎故未退俎入設于豆東魚亞

之賸特文亞次也今疏正義曰盛氏云魚亞之又在豕東也豕魚

禮云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賸特于俎北此宜亦如之注云今

文無之字者胡氏承琪云鄭以上文云一銅亞之又云從獻豆

兩亞之四遷亞之皆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簋實尊疏正

有之字故從市文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在豕兩稷在魚南以而為上

曰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是黍在豕兩稷在魚南以而為上

故云尊黍也此敦實也而注云簋實義詳特牲佐食分簋銅下

設一銅于豆南羹也疏正義曰豆南菹南也注云銅菜羹也

亦銅繼佐食出立于戶西無于戶西疏正義曰注云饌已也

出以待後事也然則上設俎者佐食云今文無于戶西者古文

有于戶西三字今文無之賈疏云若無此文不知立之所在故

不從也胡氏承琪云案特牲禮祝洗酌奠奠于銅南遂命佐食

啟會佐食啟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乃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

後此則設俎後即出立于戶西是此佐食有兩番出立與特牲異其戶西之

復位出立于戶西是此佐食有兩番出立與特牲異其戶西之

位則同此不言南面故下記文又明之曰佐食贊者徹鼎反於

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贊者徹鼎反於

疏正義曰前陳鼎在門外今祝酌醴命佐食啟會佐食許諾啟

會卻于敦南復位立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疏正義曰李氏如

言酌奠此醴酒並有明所酌者體也吉祭以玄酒配酒不嫌酌

玄酒故言酌奠而已方氏苞云凡醴皆醴酒並設蓋象親生

時饌有所宜時有所欲而陰厭所酌惟醴以朝夕常饋醴列漿

欲中親沒未久乃奉以人道也至即遠而吉祭則薦馨致味必

以酒為宜矣今案下醴尸以酒吳氏章句云祝酌醴北面命佐

會啟會尊南面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也者詳士喪禮朔月

奠用瓦敦有蓋下復位出立於戶祝奠解于銅南復位主人之

而解見上文為開詳上昏禮祝奠解于醴獻也先啟會乃奠亦

左疏正義曰放氏云此酌醴用解別于醴獻也先啟會乃奠亦

為復主人主人再拜稽首疏正義曰放氏云為食具也方氏苞

是而後拜何也子事父母之禮莫詳于內則未嘗有拜即世子

問寢視膳亦無拜禮蓋拜者君臣朋友饗燕之禮也未葬親之

魄體尚存宮中不忍父母而賓客之也至迎精而反祝饗命佐

則以神道事之故尸未入而陰厭為主人祭拜之始祝饗命佐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會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苴也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

正義曰注云饗告神饗也者謂告神也吳氏章句云此祭祭於苴

也者謂此命佐會祭即下祭于苴是也

面云饗神辭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

皇祖某甫饗是也者謂饗神有辭其辭即記所云也又下祝祝

卒主人拜如初注云如初亦祝者釋孝子祭辭又迎尸後祭奠祝

言所祝何辭賈疏以此注引記為陰厭饗神辭以下注云釋孝

子祭辭為當與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同但稱哀為異以

下記饗辭云哀子某為而哀薦之饗為迎尸後祝辭敖氏則

以哀子某為而哀薦之饗為迎尸後祝辭敖氏則

興夜處云云為迎尸前祝辭其迎尸後祝辭敖氏則

乾學曰使三者果皆有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言祝饗則未

遺其一愚謂經既言祝則必有辭無疑若上所言祝饗則未

必有辭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為既有饗辭

而又有祝辭嘉薦普淖已有潔牲剛鬣嘉薦普淖之語而祝辭復有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

禮也愚以為經言祝饗不過祝以饗告神而未有辭至佐會代

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與夜處云云為告神之

辭以圭為而哀薦之云云為告尸之辭前說以告神故有適爾

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圭為而哀薦之且前說告以牲

醴諸饌則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賈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

不敢從焉今案經云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

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圭為而哀薦之且前說告以牲

醴諸饌則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賈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

不敢從焉今案經云祝饗係目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

注云告神饗者即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某

哀顯相夙與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謂此時即

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之辭也又記始虞用柔曰哀子

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云云之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

意固以祝視所釋之辭即上注所云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

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為

如少牢孝孫某以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為

氏筠云迎尸止祝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子某哀顯相云

云即其與少牢同者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以某妃配

此禮故惟剛鬣既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別有辭同少牢乎案

江氏駁賈之說甚詳也又放氏以圭為而哀薦之為此節饗辭

氏云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之

于神禘氏駁之說亦詳也至賈疏以圭為而哀薦之為迎尸

後祝辭尚有人拜如初下佐會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

奠祝祝主人拜如初下佐會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禫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禫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禫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禫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

儀禮正義三十二

首為鉤祖如今環衣也其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
 當有主象疏正其位設其祭也李氏云祭為神祭也復酌醴而還奠于鉤南
 而無何乎藉之也三祭之也每祭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
 亦于其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臚上神祭用膚亦別于尸也
 祝取奠解祭于其亦三法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體也既祭
 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主人拜為響也方氏苞云此孝子
 躬祭于室中之始也鬼神依人而行故使祝佐食代祭冀迎精
 而反庶或陟降而馬之也喪奠無此禮凡致其恍惚可矣非若音容
 代也吉祭陰厭無此禮僕見懷聞自致其恍惚可矣非若音容
 始隔不敢遽易朝夕御倉之常也注云鉤祖如衣也賈疏謂
 釋文撰作擗云手發衣口擗說文撰買也廣雅撰著也賈疏謂
 鉤祖若漢時人撰衣以露臂故氏云鉤祖者祖而無衣肉袒也
 言楊或連言禮楊者袒而有衣是也云首所以藉祭也者詳上
 且荆茅下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其
 定之耳者此鄭解虞祭亦有其義也據下記無尸者亦祭于其
 賈疏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其義也據下記無尸者亦祭于其
 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者案古者既虞埋重乃作主故
 檀弓以重為主道或因首亦是虞祭設之遂以首為主道如重
 然但鄭意謂大夫士無主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

且為主道則特牲少牢亦當有主象而無主何乎此鄭破或之
 說也○案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詳駁五經異義各書所引詳略
 不同今擇要錄之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
 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
 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用
 語所云謂社主也又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
 長尺二寸諸侯長尺又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
 夫士非有士子民之君不刻謚于其背又曰今春秋公羊說卿大
 依神士結茅為鼓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于面
 圃祔石主也言大夫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于面
 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為主鄭
 農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最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
 孔悝之反祔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鄭又曰主者神
 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
 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
 少牢之祭但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
 主也一曰大夫以石為主此鄭駁五經異義之說也說文祔宗廟
 義以大夫禮大夫為或義是許亦不以大夫有主為定論也禮經
 釋例云古禮大夫士無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
 禮士虞祫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
 也既云禘祫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
 魏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為大夫士當有主然別無經傳可

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祔鄭康成以為所
 出君之主孔冲遠以為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
 大夫主有主但為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琬
 力持古大夫主有主之說而非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
 於今者多矣古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
 以今時大夫以下有主遂強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
 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記明曰以其班祔賈云大夫士無木
 主以幣主其神他如士昏禮婦奠菜于廟聘禮賓釋幣于廟皆
 不云有主不獨特牲少牢為然也今案近儒禮賓釋幣于廟皆
 皆謂大夫士有主然皆由重推之亦無確據故不錄其說焉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祝者禫也疏謂祝讀響辭畢也
 此與特牲陰厭言卒祝同響辭即上夙興夜處云云是也江氏
 筠云案祝辭于未必云響故又或謂之響辭響祝二者經實通
 言非有二也是祝辭即響辭矣主人拜如初亦再拜稽首也方
 氏苞云吉祭尸未入室設饌祝神祝酌奠者一主人再拜稽首
 者二虞則祝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也今案上祝奠解于
 惚以與神明交於尸未入宜詳也今案上祝奠解于解于解
 再拜稽首又祝取奠解祭後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此祝視
 卒主人又再拜稽首是祝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亦異
 於吉也出復位者復而階上東面之位方氏苞云加哭于出
 之上見響祝時不哭甫出戶而嗚咽不自禁也注解詳上

右設饌響神是為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
 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

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疏正義曰自此至尸拜遂坐言迎尸安
 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疏尸之事○吉祭無從尸者此有之亦

變於吉篚以實牲體祭畢奉以出下尸卒會佐會受肺脊實于
 篚注云篚猶吉祭之有所俎詳下注云尸主也者爾雅釋詁

文云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者此
 鄭解虞祭初立尸之意也蘇氏軾云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

依無尸則不享朱子云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
 疑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楊氏復云曾子問

曰祭成慙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
 同姓可也不言適孫是容無適而用庶赫氏敬云既響神後迎

尸神降而後尸入也餘詳特牲筮尸下云一人主人兄弟者以
 經云衰經故知為主人兄弟吳氏章句云兄弟大功以上者故

衰經而不免王氏士讓云從尸以主人之兄弟使神有所親也
 今案尸與從尸者皆亾者之親屬從尸者哭而尸不哭方氏苞

謂象神不可以衰弛其敬是也云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
 虞尸者彼注云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于主人贈祝先歸孔疏

既封謂葬已下棺祝先歸宿戒虞尸鄭因此經無宿尸之事尸
 故引以證之明先宿尸而後迎尸也不筮尸者慙祭略也

入門丈夫踊婦人踊人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尸入主疏正義曰

不言哭者踊甚于哭也方氏苞云喪禮有哭而不踊無踊而不

哭是也注云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者賈疏云主人在西序

東面眾主人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上當東序面故主人與

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今案據特牲少

牢尸入門左此不言左當亦如之故見有先後也云尸入主人

不降者慙事主哀不主敬者以特牲少牢禮皆云主人降立于

降階東此不云溘尸盥宗人授巾者賓執事也疏正義曰詳

尸盥者尸及階祝延尸之延進也告疏正義曰詳特牲尸下尸升宗

一人下尸及階祝延尸之延進也告疏正義曰詳特牲尸下尸升宗

人詔踊如初凡言詔踊如初則疏正義曰注云言詔踊如初則凡

初入門時丈夫婦人踊亦宗人詔之經獨著之于尸升詳中間以

階踊入尸踊凡三節皆宗人詔之經獨著之于尸升詳中間以

則舉止失常恐其厭于尸而不踊故詔以遂之尸入戶踊如

初哭止哭止疏正義曰以尸既入戶室中將行事婦人入于房

事者疏正義曰婦人位在堂上祭時執事者將由堂入室故辟

云婦人祭則在房此將祭有事于房故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

入不但辟執事者而已今案吳說亦通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

遂坐妥安疏正義曰尸拜即答拜也特牲少牢尸皆答拜此尸

注云妥安坐也詳特牲禮也

右迎尸妥尸

從者鎔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反黍

飯之事○從者即一人衰經奉篚者也鎔置也置篚于尸左席

上便其實牲體也吳氏章句云不於右者右有今案吉祭用

所俎主人自羞此用篚從者鎔之亦異於吉注云北席北也

者經云立于其北明在席之北也必于席北者近篚敖氏云立

俟其畢也方氏苞云室中尊嚴而從者久立于尸左何也不忍

遽異於生也今案內則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餒父沒母

北席也

北席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反黍

如初設言饗尸尸九

正義曰自此至反黍

如初設言饗尸尸九

皆作孺特牲少牢有司皆作撰參差並異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五詳士喪禮湏濯棄于坎下張氏爾岐云尸取奠取祝所反奠于鋤南之觶也左執之者以右手將祭也郝氏敬云饌始蒞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佐倉取之今案命佐倉取之下經是也祝命佐倉隋祭猶墮下也周禮曰豆間詳特牲祝命援祭下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緩特牲少牢或為差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皆作墮內六墮字各本皆同作墮集釋惟墮下字作墮餘五字皆作墮又各本言字在猶字下集釋作言猶墮文出猶墮二字張氏消識誤云注曰墮之猶言墮下也案釋文云猶墮則言字當在猶字上墮下之墮當作墮今本以墮解墮其誤不待辨從釋文戴氏震云儀禮作墮故注以墮解之若墮乃墮之俗體耳注文當作墮之言猶墮張氏不知上墮字與經並應為墮而改下墮字以從俗疎矣校勘記云儀禮墮祭或作墮或作墮諸本不能畫一說文墮為墮字而本音本義也矣此注以墮下釋墮罕見自墮以來俗為墮字而本音本義也矣此注以墮下釋墮祭世遂以墮代墮墮間有作墮者據周禮正之可也今案周禮守祧既祭則藏其墮鄭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小祝贊墮注墮尸之祭也字皆作墮說文墮裂肉也從肉墮省聲段氏注云衣部曰裂繪餘也引伸之凡餘皆曰裂裂肉謂尸所祭之餘也鄭注特牲少牢篇云周禮作墮墮與援讀同又云

援讀為墮注曾子問亦云緩周禮作墮為鄭以墮為正字與詩同也今儀禮注墮皆作墮誤今案段說是也鄭於少牢同祭于豆祭注云將倉神餘尊之而祭之又上佐倉以援祭注云將受馘亦尊尸餘而祭之是其義亦與許同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謂說文訓裂肉與此無涉又謂鄭所見周禮本作墮皆非矣此經及注當以集釋本為是今從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倉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援祭詳特牲祝命援祭下注云下祭曰墮隋之言猶墮下也者此鄭以墮釋墮也戴氏震云墮與墮同案說文敗城阜曰墮又云墮篆文段氏注云小篆墮作墮隸變作墮俗作墮墮本敗城阜之稱引申為凡地壞之稱是也惠氏士奇云說文作墮一作墮戰國策云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白虎通曰坐尸而倉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墮墮者毀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墮春秋傳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春禮曰墮祭墮之為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字當定作墮今案惠說甚詳但謂字當作墮非張氏爾岐云下祭曰墮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倉但下之而已賈以為文隋為緩者鄭注特牲引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倉墮祭是古文作墮今文作墮鄭以墮為正字故從古文也云特牲少牢或為差失古正矣者鄭以此字古文作墮為正而特牲少牢今文或本又有作差者尤失古文之正故特辨之章氏平云鄭以儀禮正義三十二

羞失正故特牲少牢注皆不見是也云齊魯之間謂祭為隋者
 此以方言釋經也○案賈疏舉經中不同五字墮授羞緩換又
 以特牲及此篇皆有換祭謂墮亦兼換解章氏云鄭注禮以黍
 稷肺為墮祭不言菹醢為墮祭是不兼換祭解也特牲疏云授
 下有祭無醢文義明白此疏又兩岐今案章說是也儀禮經文
 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墮記作綏特牲作授少牢有司皆作綏又
 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授祭注云受亦當為授又云今文或
 皆改爰作授張氏清據此謂經文授蓋爰字是經又有作爰者
 鄭注有司徹云古文為換注少牢云古文為所是經又有作所
 者不為可徹疏所舉五字已也章氏云特牲注爰亦當為授當
 云授亦當為墮亦者亦上經祝命授祭也今文或皆改爰作授
 當云今文或皆改墮作授皆者皆上經與此經也胡氏云古文
 墮有為所者以聲近而誤古文又有作換者此又因授字形近
 而誤授祭與換醢木屬兩事吳氏廷華以授祭為卽擣祭誤矣
 又特牲佐食授授祭注出爰字賈士虞疏所舉五字獨不及爰
 疑此經文本作授授祭注去緩亦當為授今文或皆改授
 作緩耳作爰者又後人以緩字而誤并有傳寫以授為授者敖
 繼公遂以授祭為授祭尤誤之誤者矣今案章氏胡氏疑注爰
 字之誤似亦是今合諸注觀之鄭意是以隋為正字以墮釋隋
 以授字亦可通用其餘諸字皆鄭所不從說文授推也玉篇韻會
 引皆作授推也段氏云推亦有墮下之義故鄭於特牲篇不破
 授為隋至於下記不緩祭注云緩當為墮少牢上佐食以緩祭

注云緩或作授授讀為墮其緩祭如主人之禮注云緩亦當作
 授有司徹其緩祭注云緩皆當作授授讀為藏其隋之隋是皆
 以緩與隋義別故易字為授而義讀從隋章氏謂此注與特牲
 注隋與接讀同者義歸畫一是也此篇今文亦作緩鄭從古文
 所與換者義已詳章氏胡氏說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

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乃如初亦祝祝卒疏正義

祝命佐食隋祭卽命佐食取以授尸祭也黍稷肺之祭為隋祭
 此與特牲祝命授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同吳氏章
 句云凡遠于尸者皆取而授之尊之也燕禮公祭膳宰贊授肺
 此肺祭祭肺也下肺脊則舉肺也祭奠先執後祭尊之蔡氏德
 晉云尸既祭奠乃讀祝而勸之饗主人因拜尸乃嘗醴以示饗
 之也奠之復於故處也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
 前陰厭時祝祝幸主人拜如初此經不言卒注以為亦祝祝卒
 乃拜如彼也拜為祝祝故尸不荅拜所祝之辭注無明文李氏
 云下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卽此祝辭蓋本賈前
 疏說也江氏筠云鄭於下記饗辭注云勸強尸之辭也又特牲
 祝饗在尸執奠後與此祝祝在尸祭奠後者其節略同而鄭於
 彼注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賈以圭為云云當之者明為鄭義
 無疑今案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手執之有事也

尸食之時亦疏正義曰特牲云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
 奠肺脊於豆疏左執之與此同詳特牲禮特牲又云乃食食舉
 少牢亦云食舉此經無食舉之文賈疏謂亦食舉非也方氏苞
 云虞之異於吉祭者不設所俎不備庶羞尸不食舉佐食不舉
 魚膾亞飯舉魚膾實于筐而不以授尸祝不侑主人不拜蓋以
 主人絕志推不得已而虞以安神尸乃子屬與主人同憂惟
 九飯為饋食之大節不可減損賈疏又云特牲舉肺脊在邇敦
 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褚氏云肺脊不在三
 舉數中故在邇敦前注云右手將有事也者釋經左手執之
 之義有事謂祭鉶嘗鉶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此豆亦
 菹豆也詳特牲尸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鎔于席上邇近疏
 實舉于菹豆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鎔于席上也疏
 正義曰鎔置尸祭鉶嘗鉶右手也少牢曰以柶祭羊疏正義曰
 也餘詳特牲尸祭鉶嘗鉶鎔遂以祭豕鉶嘗羊鉶疏注云右
 手也者謂以右手祭嘗也土注云右手將有事指此引少牢也
 證此經祭嘗亦用柶也但此無羊鉶惟一豕鉶耳下記亦云鉶
 有泰羹湑白門入設于鉶南菹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湑肉也疏
 正義曰士昏禮云大羹湑在舉此自門入蓋新自舉來欲其熱
 也方氏苞云飯以醬湑故湑必溫是以無尸則無泰羹湑也上
 經云設一鉶于豆南又云祝奠解于鉶南則鉶南有解而此云
 設于鉶南者賈疏云解北預而空處以待泰羹是也然則上奠

解鉶南時因泰羹湑未設故繼鉶言之其實解在湑南也李氏
 云昏禮公食禮大羹皆設于薦右虞未忍異於生菽氏云設湑
 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今案尸東面以南為右
 此設于鉶南者設于右也特牲設大羹湑于醢北則在薦左矣
 互詳彼下菹四豆者四豆共一物故不言所上特牲庶羞四豆
 注云膳炙菹醢少牢四豆兩菹兩醢此庶羞准用菹者菹氏云
 變於吉設於左者東面以北為左少牢云設于薦豆之北此及
 特牲云設于左亦謂薦豆之北也薦豆謂菹醢正豆也庶羞為
 加豆詳少牢上佐食羞菹兩瓦豆下注云博異味也者以設
 湑與菹所以廣異味然庶羞祭雖設之亦不食若吉祭則食之矣
 少牢云尸又食菹特牲尸實舉于菹豆注云為將食庶羞是
 也云湑肉汁也者詳止昏禮云菹切肉也者說文菹大櫛也櫛
 切肉也曲禮左殺右菹鄭注殺骨體也菹切肉也殺在俎載在
 豆是也但彼經載在右者孔疏謂為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與
 此異尸飯播餘于筐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疏正義曰少儀
 也注云備噦噎雖待食之法凡食皆然飯小則或取於敦者多
 而入於口者少故有餘飯注云不反餘也者謂不可反之於
 敦故播于筐筐本以盛餘飯也云古者飯用手者曲禮其飯不
 澤手注云為汗手不絜也禮飯以手是也云吉時播餘於會者
 會敦蓋也此筐之設本以代所俎唯喪祭乃有之吉時無筐故
 知播餘於會也曲禮毋放飯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是
 是青經解賣編儀禮正義三十二

亦謂著手餘飯不得反於木器中也孔疏謂當棄餘於籠無籠
 棄餘於會不知棄於會者正禮棄於籠者變禮儀禮特牲少牢
 不言播餘之法明播於會者其常也案祭播於籠非禮故經特
 言之云古文播為半者胡氏承洪云案播與半一聲之轉播布
 也散也此言尸飯放其餘於籠播義為近故鄭從今文吳三飯
 氏章句云一日為一飯故播其餘始飯如此九飯可知文吳三飯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實于籠
 舉幹以授尸尸受祭齊而佐食受之以實于籠也吳氏章句云
 每三飯一舉不言獸幹禮略也注云飯開啗肉安食氣者
 特牲舉肺脊以授尸注云先食啗之為道也彼皆未飯先啗故云
 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為道也彼皆未飯先啗故云
 先食啗之此三飯舉幹注云飯開啗肉明初未食舉可知故氏
 云不食舉未忍同於吉是也安食氣義與彼同褚氏云注飯開
 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也又三飯舉胙祭如初佐食舉魚
 齊之蓋亦謂齋祭與吉祭異也又三飯舉胙祭如初佐食舉魚
 膾實于籠尸不受魚膾疏正義曰舉胙亦佐食舉之也故氏云
 受魚膾以饗不備味者案特牲少牢舉魚膾尸皆振祭齊之此
 佐食舉魚膾即云實于籠不云尸受齊之是不受魚膾與吉祭
 異故云以饗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肩者疏正義曰注云後
 不備味也

也者案祭統云周人貴肩故後舉之要其成也特牲注云舉先
 正脊後舉肩終始之次義與此同又故氏以舉幹舉胙舉肩為
 三舉禮經釋例則以舉脊舉胙舉肩為四舉與鄭注舉先
 正脊之說合詳少牢會舉下又此篇初舉即羞庶羞特牲少牢
 再舉始羞庶羞與舉魚膾俎俎釋三個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此異俱詳彼下舉魚膾俎俎釋三個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疏正義曰賈疏云此經直舉魚
 音相近此膾亦七體如其牲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經直舉魚
 盛牲體者案下記云羹飪升左肩臂臠臠脊脊脊七體此上經
 佐食初舉脊次舉幹又舉胙終舉肩總舉四體唯有臂臠臠三
 者佐食即當俎釋三個不復盛牲體故直舉魚膾而已楊氏復
 云俎釋三個為祭畢陽厭設干而北隅今案為陽厭每俎皆釋
 三個經但言舉魚膾俎不言舉牲俎者以牲俎除前舉四體外
 在俎止存三個故不復舉也盛氏世佐云此亦佐食舉之實于
 籠以賈疏證之則舉魚膾俎下似脫實于籠三字注云釋猶
 遺也者案釋訓舍遺亦訓舍見呂覽注故注轉釋為遺謂舍之
 不舉也遺又訓舍謂遺也云君于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釋三個為改饌西北隅遺之是也云君于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之忠此曲禮上文彼注云歡謂欲食忠謂衣服與此不同鄭蓋
 取不盡不竭之義以明釋之為留餘也云个猶枚也者詳特牲
 云此膾亦七體也方氏苞云牲膾並七體魚七個佐食前所舉牲
 知膾亦七體也方氏苞云牲膾並七體魚七個佐食前所舉牲

儀禮正義三十二

體四則畱俎者惟膋臠三故膋亦舉四體魚舉四
个而畱俎者亦三个也舉者實于筐故畱者曰釋
倉受肺脊實于筐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
疏正義曰

例云佐倉受肺脊授尸注云尸倉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明卒倉尸還
佐倉舉肺脊授尸注云尸倉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明卒倉尸還
取所奠之肺脊授尸注云尸倉之時亦奠肺脊於豆明卒倉尸還
于菹豆下江氏笱云楊信齋致君善則云左手執以卒倉而未
嘗奠與注異褚氏寅亮云如其說則自祭錫以後只用右手而
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倉始授佐倉恐無此儀今案初
設者亦佐倉反之特牲反黍稷于其所注云佐倉反之是也此
黍之設本在俎南稷西上尸將倉時佐倉舉置席上今卒倉復
反故處故云如初設也注云九飯而已士禮也者詳少牢尸
始三飯下救氏云尸九飯雖與吉祭同然其間無告飽拜侑之
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筐猶吉祭之有俎者案特牲少牢吉
祭凡尸所倉皆加于俎卒倉舉肺脊加于俎此虞祭無俎同
以筐代之凡尸所倉皆實于筐卒倉亦舉肺脊于筐與所俎同
故云猶吉祭之有所俎也詳特牲佐倉舉幹尸受振祭齊之佐
倉受加于所俎下禮經釋例云陳氏祥道曰士虞禮不以所俎
而以筐尚質故也竊謂所俎載心舌筐不載心舌所俎設于俎
北筐設于席上所俎主人親設筐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是
與所俎同而不盡同也

右饗尸尸九飯

主人洗廢齋酌酒酌尸尸拜受齋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

齋無足曰廢齋酌安倉也主人北面以酌
酢變吉也凡與者皆變吉古文酌作酌
尸并獻祝及佐倉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卒倉酌尸皆主人獻
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詳特牲吳氏章句云此獻也曰酌者示
饋倉不主飲以安倉氣而巳方氏苞云尸九飯畢而後主人進
酒故義主於酌主婦賓長則生於進酒故曰獻褚氏寅亮云
凡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蔡氏德晉云主人北面蓋於戶西北
面答拜也注云齋無足曰廢齋者據下主婦洗足齋足齋為
有足者則此廢齋無足明矣以服重不敢用成器也凡無足曰
廢此齋無足謂之廢齋猶敦無足謂之廢敦也云酌安倉也者
詳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下云主人北面以酌酢者下主
人獻祝注云獻祝因反面而位是酌尸時北面受尸酢亦北面
也云變吉也者謂吉祭主人酌尸受酢皆西面詳特牲初獻主人拜
故云變吉也吉祭主人酌尸受酢皆西面詳特牲初獻主人拜
送下云凡異者皆變吉者謂此初獻節內凡有異於吉祭
者皆為變吉也云古文酌作酌者酌當為酌亦詳特牲
是皆至卒實而儀禮正義三十二

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瑟祭進祗右

鹽則肝疏正義曰以肝從獻也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

婦獻祝亦如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

法爾非謂此時力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面塾賓取

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面塾是也

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為縱橫之縱謂肝

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瑟祭進祗者據下記載猶進祗

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噉祭反吉故進祗本也謂以肝之本頭

向尸也云右鹽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右鹽於

俎近北據執俎者而言左則有鹽西面向尸則鹽在肝之北故

云於俎近北尸右取肝左換鹽為便也云縮執俎言右鹽則肝

鹽併也者謂此俎縱執之經言右鹽則肝在左矣是肝鹽並列

也凡正俎橫執羞俎縮執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尸左執爵右

縮執俎肝亦縮鹽在右與此制唯進末為異耳

取肝搗鹽振祭嚼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面塾復位取肝右手

從其牲體也以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面塾內面塾上也云反

瑟不志於味疏俎則瑟者於是取之可知也張氏爾岐云復

位復面階前眾兄弟之南東面位注云取肝右手也者以尸

左手執爵則取肝為右手可知據此注似經本無右字經義述

聞云右字後人所加是也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云加于俎從

其牲體也以瑟不志於味者李氏云特牲少牢尸齊肝加于俎

豆豆近而俎遠遠之者不志於味也敖氏云加于俎牲俎也張

氏爾岐云加于俎盛牲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方氏苞云吉

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搏黍以馥主人也虞無馥故仍加于俎

而反之禮經釋例云以特牲少牢經文校之則士虞加于俎

字恐是菹字之誤若加于菹即菹豆也然經文不敢臆改存此

以質知者今案鄭注以加于俎為牲俎敖氏張氏從之方氏則

以為仍加于羞肝之俎然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是虛俎

肝不應仍加其上至牲俎是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倉

餘之物加之釋例疑俎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

為菹之誤始以是歟

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疏正義曰注引特牲以證相爵之事明

特牲曰送爵皇尸卒爵疏喪祭於禮略也敖氏云祝相爵者命

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祝酌授尸尸以酌主人主人拜

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安然也

受爵尸答拜報疏正義曰楊氏復云尸酌主人亦北面拜受坐

云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蔡氏德晉云尸必酌主人坐祭

主人者禮無不答也今案酌同酢酢報爾雅釋詁主人坐祭

卒爵拜尸答拜疏正義曰敖氏云孝子于是乃飲而卒爵者為

尊者之賜也吳氏紱云神賜不可不飲且獻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儀禮正義三十二

祝及佐食皆承廢爵用之不卒爵則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疏無以獻也亞獻足爵三獻總爵並同筵祝南面筵用萑席也注正義曰筵亦執事者設之敖氏云筵于北墉下尊之面也云祝接神尊也者此解祝有席及先獻之故褚氏謂對佐食接尸而言是也云筵用萑席者李氏云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

人答拜獻祝因反疏正義曰敖氏云祝與佐食皆事尸者也故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或曰室中地迫隘故祝受爵授爵皆坐而不與方氏荀云虞惟祝佐食有獻何也哀痛方深不暇與賓

兄弟為禮也禮經釋例云凡獻已畢皆獻祝及佐食虞祭與吉祭同詳特性也注云獻祝因反而面位者敖氏云祝既受爵主

人乃反而面位而答拜是也餘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

爵與取肺坐祭臍之與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搗鹽振

祭臍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今文無疏正義

氏云祭薦亦右手以菹換醢祭于豆間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

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絕文省郝氏敬云肝從次賓從薦也張

氏爾岐云薦設皆執事者祝俎不升鼎詳見下記授主人者虛

齋也王氏士讓云與取肺變於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

取而絕之也今案祝取肝加于俎祝俎不改饌加之無嫌也

注云今文無搗鹽案特性少牢主人獻祝肝從祝皆取肝換于

搗鹽二字故鄭從古文也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

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

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疏正義曰獻佐食蔡氏德晉云于尸

亦因取杖乃東面立而北而獻之吳氏廷華章句云據

下言出則亦室中獻矣吳氏絛云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間

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率也吉祭亦然今案郝氏敬云主人受

爵出以虛齋出室也方氏苞云出當作降蓋以篚在堂下故耳

不知下言升堂則降堂可知舉升可以該降也方說非注云

儀在庭者上經云設洗于階而南水在洗而篚在東是在庭

也云不復入事已也者此釋經升堂復位之義謂升堂而不入

室以室事已也云亦因取杖乃東面立者主人位本在階上

東而前入室時倚杖而序故知此時亦因取杖乃東面立鄭知

復位必取杖者以虞祭杖不入室則在堂當杖也

右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

主婦洗足酌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皆禮曰內洗在北堂直

室東疏正義曰自此至于房言主婦亞獻之事○如主人儀
 隅疏謂如上主人酌尸之儀也注云酌有足輕者飾也者
 案足亦所以為爵飾輕者飾對服重者爵無足言也賈疏云主
 婦主人之婦為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或以主婦為外者之妻
 褚氏寅亮云祭祀之事夫外則婦人不與即喪祭已然故內則
 曰舅沒則姑老今案褚說是也引昏禮者據經云洗足爵于房
 中則房中有洗經不言設洗之處故引昏禮為證也吳氏廷華
 章句云房中未聞有尊據少牢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則酌室中
 之尊疏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而尚棗疏正義曰李氏云
 也無贊之者也方氏苞云吉祭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而設
 之虞則自反不忍遽變朝夕進食於舅姑之常今案此兩籩及
 下獻祝籩即上饌于堂上時亞豆東四籩也主婦執獻尸自反
 堂上取籩入室設之故云自反敖氏疑反為取之誤非矣又上
 陰厭贊薦菹醢注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此白薦者李
 氏云獻已所有事非執事是也注云向棗栗美者棗在曲是
 以棗為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
 上也

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疏正義曰敖
 祭棗栗于豆間也亦祝取而授之賓謂次賓燔從蒙如初者如
 肝從之儀也皆皆獻祝以下四事也盛氏世佐云以虛爵入于

房著其異於初者也房中亦有能盛此爵今案吉祭兄弟長以
 燔從喪祭兄弟亦在哀戚中故以賓代也注云初主人儀者
 上言如主人儀此言如初初亦指主人儀而言其實一也謂祭
 酒以下皆如主人獻尸之儀也○又案吉祭亞獻三獻皆有酢
 此不言酢亦無其事也

右主婦亞獻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纒爵口足之閒疏正義曰此一
 獻之事燔從亦次賓從薦也張氏爾岐云當亦兼獻祝及佐食

注云纒爵口足之閒有象文通典象下有文字當從之今本
作又蓋文之訛依文義彌上不得加又也彌飾者案周禮履人
注云纒縫中紉也纒本以紉飾履縫之名此名纒爵故知口足
開有象文為飾也主婦用足爵
已有飾此加以象文故云彌飾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復堂上而面位事疏正義曰自此至于出門亦如之言
 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告利成及尸出之注

云婦人復堂上而面位者上經云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於堂
 故知此復位即復堂上而面位也云事已尸將出當哭踊者謂

室事已尸將出故復位於堂以俟之方氏苞云吉祭婦人位在房中喪奠則位在堂上以尸樞在堂當要奠之升徹而踊也虞仍位於堂以要尸之入門人戶而踊也故尸入哭止則入于房三獻畢婦人復堂上之位以祝告利成主人哭則丈夫婦人皆哭尸出戶降堂出視出戶而面告利成主人哭也利猶養也主人門皆踊如初也

畢也言養禮畢也疏正義曰主人哭者祭畢神將去也言養禮畢於尸開嫌云西面告主人也者上主人獻畢升堂復位注以為東面此祝而面是嚮主人告之故云告主人也云利猶養也者春秋繁露云利者體之養也是利不訓養而其義與養略同故鄭以猶養釋之云成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記聘義曰幾中而信禮成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故訓成為畢云不信禮成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即于尸中開有嫌諷去之或本開作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閑嫌諷去之今案此疏後說是說文開隙也閉闌也古空閒字多作閒後人讀作閒音或又以開代之特牲祝東面告利成賈疏云閒閒暇無事有遣尸出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是也餘詳特牲○李氏云虞三獻而已特牲禮凡六獻三獻之後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酬賓奠解其後賓舉以行旅酬賓兄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行無算爵乃告利成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不舉禮也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以女差之虞不致

爵練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禘記又曰自諸侯達於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醉也齊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則皆飲之可也蓋謂致爵以後受酢則然其受尸酢雖虞主人猶重神惠今案虞無致爵以下事故三獻畢即告利成也李氏謂特牲凡六獻者蓋合加皆哭丈夫婦人於主

疏正義曰案上言主人哭此言皆哭明是主祝入尸謾起也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疏正義曰注云謾起也者爾雅遺尊者之道也古文謾或為休疏釋言文詩楚茨曰皇尸載起祭統尸謾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是謾與起同義也云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者言祝入而無事則尸自起矣不待告也所以不告尸以無事者

胡氏承琪云謾之為休猶禮之為節當然也云古文謾或為休者謾正字休假字故鄭不從古文或本也從者奉筐哭如初初

從尸疏正義曰從者即前一人衰經從尸者謂如初入時哭從尸也

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出前道也如初升

三者之節疏正義曰注云前道也者言祝前尸為導尸也特牲
 悲哀同疏注云前猶導也方氏苞云以尸入戶祝從尸後故
 特著前尸以明其先導也凡導及詔相之今案方說是也前尸之儀
 內人甲臨于外立乎其前而詔相之今案方說是也前尸之儀
 詳下記云如初者出如人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者案上經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此
 出戶如入戶降堂如升堂出門如入門故云出入戶如入戶如升
 者之節悲哀同也吳氏廷華章句云三言如明尸自出戶至門
 踊不絕也

右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挂南扉用席改設饌者不

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為厭飫也凡挂南變右文明
 東面不南面漸也非隱也於非隱之處從其幽闇疏自此至
 贊闔牖戶言陽厭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
 于西北隅謂之陽厭詳特牲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下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者謂祝送尸出門反而入室徹神前之
 饌改設于西北隅為陽厭也如其設也者謂改設西北隅之饌
 次第一如陰厭時設法也蔡氏德晉云特牲佐食改設此祝改
 設亦變於吉也注云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神改設之庶幾

歆饗所以為厭飫也者此與特牲注略同謂改設饌所以求神
 冀其或饗於此也云凡挂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者上經祝
 而云凡挂南是變右文也必變右文者以特牲改饌東面有司
 徹不備尸之禮改饌南面恐言右几則其為東面為南面不
 言凡挂南則與特牲同東面可知故云明東面不南面也云漸
 也者以與特牲吉祭同東面為向吉之漸也云扉隱也者爾雅
 釋言文云於扉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賈疏謂以席為障使之爾
 張氏爾岐疑其與注有異今案特牲云扉用筵有司徹不備尸
 之禮云扉用席鄭注皆云扉隱也又詩抑篇相在爾室尚不備
 于屋漏毛傳而北隅謂之屋漏鄭箋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
 而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據此則鄭意以扉為隱處非
 謂扉為障也喪大記句人取所徹廟之北扉意以扉為隱處非
 案室而北隅謂之屋漏扉者又而北隅隱蔽之處也段氏玉裁注
 鄭義然則經云扉用席而注云於北隅隱蔽之處也其說似皆
 扉隱之處用席以祭從乎鬼神於北隅隱蔽之處也其說似皆
 注異是矣或曰經多言布席設席此獨言用席者此室中明處
 以席為障蔽蓋西北隅當室之白得戶明最為室中明處故於
 祭時必障之以席使其幽闇亦求諸幽之義也此說與賈疏同
 亦竝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則初自房來疏
 存之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

正義曰上主人獻祝云筵祝南面又云薦菹醢設俎主婦獻籩
 燔從是祝有薦有席有俎也今薦席則執事者徹之以入于房
 俎則自執以出者降於尸與賓也特牲注云尸俎賓俎有司歸
 之注知徹薦席是執事者以設與徹經未言其人當使執事為
 之也注云徹薦席是執事者以設與徹經未言其人當使執事為
 入于房鄉飲記鄉射記皆云薦出自房公奩記云筵出自房方
 氏苞云以此知佐食雖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諸疏曰正義
 與祝同獻而席不設也贊闔牖戶遠人乎贊佐食者諸疏曰正義
 云鬼神尚居幽闇者案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閉牖與戶為
 鬼神或者欲幽闇與此注義同云或諸遠人乎者郊特牲文孔
 疏諸語辭此引之者謂鬼神或欲遠離人故闔之也云
 贊佐食者以特牲禮佐食闔牖戶故知此贊即佐食也云

右改設陽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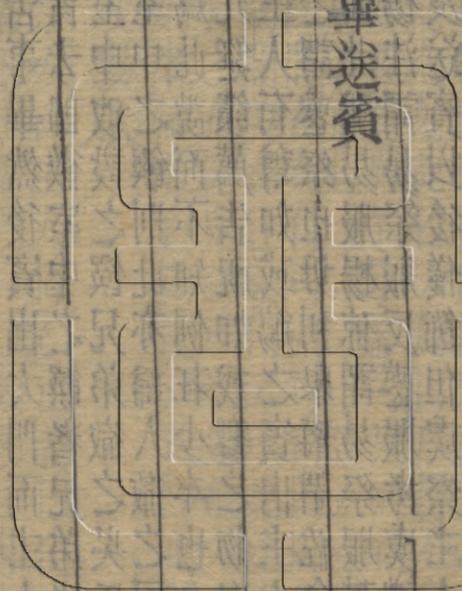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疏正義曰自此至拜稽顙言禮畢
 降者據下記也於主人降時賓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
 則出席門矣席門殯宮門也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
 疏正義曰主人出門殯宮門也注云門外未入位者放
 皆即位于門外如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
 朝夕臨位者是也

也賓執事者皆去即徹疏正義曰主人送拜稽顙者蔡氏德晉
 室中之饌者兄弟也疏云禮記朋友虞祔而退此助虞祭之
 賓皆親之執友既送葬又助虞祭故重拜以謝之也今案稽顙
 喪拜未即吉也注云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者以此時賓已
 出大門則主人亦出送於大門外可知方氏苞云再言賓出前
 所出廟門也故主人出門則哭止而賓主人皆復未入時序列
 之位俟宗人告事畢然後賓出大門而主人拜送於大門外也
 云賓執事者皆去即徹室中之饌者兄弟也吳氏廷華疑義云少牢
 即則字通謂室中改設之饌兄弟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
 下篇婦人徹室中之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
 於兄弟語故為此說而不知例在少牢也今案吳說是也○李
 氏云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
 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
 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
 謂納一尊于西北隅易服楊反喪服考虞禮蓋謂練祥之祭也當
 改今案易服楊注謂易祭服反喪服考虞禮蓋謂練祥之祭也當
 止即記亦未及送賓以後儀節但虞祭主人服葬服則易服當
 為易葬服喪服小記云既葬而後虞祭主人服葬服則易服當
 皆免然則葬而即虞祭者似當服之以終三虞無所謂易也間傳
 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荀子所謂易服
 其指此乎楊注謂為易祭服固混李氏以為練祥祭服亦無可
 徵且練祥與所云喪祭亦未合也至毋利舉爵李氏謂佐食不

禮禮正義三十二

獻尸是矣主人有尊李氏謂納一尊于西北隅則非蓋吉祭設
尊在室外至陽厭改設一尊于室故特牲云納一尊有司徹不
饋尸之禮云納一尊于室中納者自外而內也此虞祭本設尊
于室中無所謂納不若楊注但云主人設尊酌以獻尸之為愈
也

右禮畢送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二十九終

新陽汪之昌校
江山劉毓家

儀禮正義卷三十三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南菁書院

記

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三疏正

曰注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者禱記凡喪小

功以上非虞禘練祥無沐浴家語孔子荅子夏問云祭之沐浴

為齊潔也非為飾也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此虞祭

飾矣故不櫛也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此虞祭

不櫛係據主人言之下櫛則期而櫛可云今文曰沐浴者胡氏

氏云三年者至禘而櫛則期而櫛可云今文曰沐浴者胡氏

承琪古文疏義云敖氏曰鄭從古文原無沐今文曰沐浴者胡氏
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術之盧氏文昭曰沐浴當倒為浴沐賈
疏云期以下虞而浴沐櫛可證許氏宗彥曰沐浴當倒為浴沐
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當倒為浴沐蓋無
浴蚤掬對勘自明矣蓋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
櫛二字以後證前豪無可疑諸校者皆誤承琪案許說是也惟
後注亦係今文曰沐浴蚤翦連句微誤今案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喪服
以今文曰沐浴蚤翦連句微誤今案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喪服

四制三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又唐
石經及禘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下沐浴搔剪賈
疏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見本皆有沐字而敖以為
衍文謬此辨敖之誤也又校勘記引單疏陳本要義俱作虞而
沐浴櫛并云不作浴沐則盧據誤本疏文以證經尤不足辨矣汪
衡齋先生云古文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
鄭以古文有櫛字義疏云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
北首而寢右言櫛在櫛中而反變吉寢右者當升左胖也
疏正義曰廣殯宮也吳氏廷華章句云陳牲于廟門外亦門右
云面上變吉者案少牢東上此而北首可知亦變於吉也云寢
北首此云北首而寢右則性與櫛同北首可知亦變於吉也云
右者當升左胖也者特性用右胖故牲北首而東足寢左也此
寢右以虞用左胖也云櫛者櫛制詳特牲鄭蓋據彼言之
褚氏寅亮云牲未殺故寢於地櫛乾物必置於櫛乃無不潔之
嫌敖氏謂櫛不用櫛非也引檀弓者證主人虞祭視牲之事
日中而行事朝祭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疏正義曰葬日虞朝
虞也褚氏寅亮云注云舉事必用辰正統指三虞言日出日入
日中皆為辰正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
用質明故用日中亦辰正也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
矣敖氏云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然盛氏世佐以敖
說近是謂虞必以日中者未卒哭以前朝夕有哭臨之事不欲
其妨也今案褚說申注義極明但記渾言日中未分別始虞再
虞三虞故敖說亦並存之

右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

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略也

解升於鼎也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今文無廟也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目連天與有司視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是不視殺也特牲祭之前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告克又夙興主人立手門外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視殺矣此不視殺以喪略於儀也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為喪事略即此可見列也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利升羊下此云前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為七體與士喪禮小斂

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之而也注云主人

儀禮正義三十三

二

文有肅字較詳 羹飪升左肩膊臠肺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

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 肉謂之羹飪熟也脊脅正脊正脅也

會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刺臠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

也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及及矛之受聲疏正義曰升者自

謂肩膺以下皆用左也禮經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胖唯變禮反

吉用左胖故虞用左詳鄉飲記肩膺膾為前脛骨臠為後脛

骨詳特牲記不言詳不升者於臠見之膚祭三即尸未入前佐

會取為神祭于其者是也上鼎此一鼎也注云肉謂之羹爾

雅釋器文飪熟也釋言文云脊脅正脊正脅也者脊前為正中

為脛後為橫脅前為代中為正後為短俱詳特牲記鄭必知為

正脊正脅者以禮雖略當用其正即特牲注不貶正脊不奪正

也之義云喪祭略七體耳者自肩至脅為七體喪祭略止升七

一體對特牲加以橫脊短脅為九體少牛又加以脛脊代脅為十

一體而言也此七體與脈解七體異脈解之七體指全牲言此

七體則指體解中左胖之六及正脊一體為七也云離肺舉肺

也者離肺謂之舉肺祭肺謂之刺肺亦詳特牲記此經云肺祭

即祭肺也李氏云離肺與脊同舉者肺祭尸所祭蓋即隋祭時

所祭也張氏爾岐云引少牢禮明此舉肺祭肺之制亦然云臠

脛肉也者說文臠項也左傳襄十八年兩矢夾臠注云臠頸也

是臠為項頸膚祭取諸此以近首貴也必取左與肩膺等同也

云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及及矛之受聲者賈疏云鄭疊古

文從經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從肉義可

知而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段氏王裁云鄭意謂

股者髀也禮經多言髀不升則取諸左股為膚祭非也尋古文

用字之例假股為臠正與假脾為臠假臠為臠假臠為臠假臠

頭為臠皆以異物同音相假借股與臠當是同音蓋從肉役省

當云此字從肉從役省聲之比役與益同部此股非股肱字注

賈疏云鄭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今本脫誤不完據

可證有非字今本又奪非字則更不可通矣今案段說也是也升

魚鱠鮒九實于中鼎之疏正義曰或用鮒或用鮒或用鮒不定故兩

三鼎于門外北上下中鼎次于上鼎謂在上鼎下鼎之中也賈

疏云案特牲魚十有五今為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中也賈

案士喪禮陳大斂奠云升膾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膾亦七體

魚鱠鮒九則亦用九也升膾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膾亦七體

疏正義曰下鼎南一鼎也注云膾亦七體性之類也特牲記云膾

如牲骨皆設局冪陳之嫌既陳乃設局冪也今疏正義曰注云

是也皆設局冪陳之文局作鉉古文冪作密疏正義曰注云

局冪也者賈疏云經云陳三鼎後言設局冪有嫌故載猶進柢

記人辨之皆先設後陳也今古文云云詳士冠禮載猶進柢

是也皆設局冪陳之文局作鉉古文冪作密疏正義曰注云

魚進鬢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本疏正義曰載謂自也鬢脊也今文概為概古文鬢為膏鼎載於俎也敖

氏云喪奠於牲則進概魚則進鬢始者但以未忍異于生之故

而為之其後遂因之以別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奠猶

未變於初也今案士喪小斂奠牲用豚云皆覆進概注概本也

進本者未異於生也大斂奠云魚進鬢脂進概注鬢春也進鬢

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於也既夕遷概朝祖云奠

設如初還概車設祖奠云奠如初則亦進概進鬢可知故注云

猶猶士喪既夕也若吉祭則牲及脂進下魚進腓詳少牢禮凡

喪奠之所以進概進鬢者以未忍異於生若即吉則異於生而

有致於其親之意矣故注云言未可以吉也然則喪禮之必反

吉者始以此敖氏說深得制禮精意故特錄之餘詳公會禮盛

氏世佐云抵猶膝也變膝云概者對吉祭之祝俎髀脰脊脅離

下而言也鄉飲鄉射公會皆云進膝與此同祝俎髀脰脊脅離

肺陳于階閒敦不升於鼎賤也統於敦明疏正義曰敖氏云

脅其亦脰脊代脅歟尸三俎用豕魚膾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

變於吉也郝氏敬云脰頸肉即膾也吳氏疑義云上膾取諸左

脰則此脰右脰也注云不升於鼎賤也者此祝之俎實白鑊

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與上尸俎升于鼎而後載于俎者異

故云賤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上經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閒

面上此記云陳于階閒敦東明此俎繼敦而東故注以為統於

右記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

敦也然階閒是陳俎常處特牲亦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閒而敦

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也執巾不授巾卑也疏正義曰記以經但云涓尸盥宗人授

也執巾不授巾卑也疏正義曰記以經但云涓尸盥宗人授

也執巾不授巾卑也疏正義曰記以經但云涓尸盥宗人授

也執巾不授巾卑也疏正義曰記以經但云涓尸盥宗人授

右記沃尸面位

主人入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立階前主人在室則宗人立戶外詔禮者宜近其人也皆北面

鄉之今案記以經但言主人在堂時宗人面位未及主人在室

時面位故特明之戶外室外也注云當詔主人佐會無事

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空立戶
疏正義曰敖氏云負依南
 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
 佐會室中無正位故立於此吳氏延華云佐會無事輒出經已
 屢言之此特詳其面位也今案上經饗神時云佐會出立于戶
 面又佐會啟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面此負依
 之位與戶面一也又特牲記云佐會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
 中庭北面此出戶負依南面與戶外南面亦一也但彼言當事
 又言無事與此異者此言無事謂室中事暫已而尚有後事故
 出立於此以俟之與特牲言當事同至特牲所言無事則是未
 有事之先及事已俱畢時也互詳特牲記注云室中尊不空
 立者此解佐會有事方入室無事即暫出不空立室中故出立
 於戶外也云戶牖之閒謂之依者爾雅釋宮文戶牖之閒戶面
 牖東也詳覲禮天子設斧依下

右記宗人佐會面位

劔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萱有杞苦若茶也萱莖類也
 冬春用乾苴古文苦疏正義曰注今文或作苴作釋文作爲嚴
 爲枯今文或作苴疏本古文苦爲枯者胡氏承琪云苦苴同
 徐釋文集釋俱作苴云古文苦爲枯者胡氏承琪云苦苴同
 聲假借云今文或作苴者則今文正本作苦矣餘俱詳公會禮

記豆實葵菹菹以面羸醢籩棗烝栗擇棗烝栗擇則菹刊也棗
 籩疏正義曰此記豆籩所實之物敖氏云經惟言菹醢此則見
 也疏其所用之物是也云以面者係據上饌于而楹之東醢在
 面時言之若設于室則醢在北矣棗烝栗擇則豆不既籩有籩
 實下注云棗烝栗擇則菹刊也棗烝栗擇則豆不既籩有籩
 也者案刊謂切也士禮大斂奠云既豆兩其實葵菹菹芋羸醢
 兩籩無籩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脔案葵菹菹言芋不切也既白
 也籩緣也葵菹芋栗不擇是棗烝栗擇與棗烝之栗不擇者異
 用素不飾之意今籩實既用棗烝栗擇與棗烝之栗不擇者異
 則菹亦切之可知豆亦不自籩亦有緣可知故鄭云然也敖氏
 云記惟言棗烝栗擇則其是豆籩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
 素凡主人酌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褚氏寅亮云籩
 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右記劔芼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
 詔侑疏正義曰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
 尸也疏從之者案上經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是主人在祝
 前也今記者以尸入祝當從尸故特記此以明祝在主人前祝
 如初時主人在祝前也云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宐自親之

儀禮正義三十三

者此解陰厭時主人先入之意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
 者此解尸入祝當在主人前之意也詔侑尸者即上經尸及階
 祝延尸是也敖氏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其如迎尸之
 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入門右尸寅亮云亦辟尸使先行
 少牢饋食禮曰祝始出迎尸先入門右尸寅亮云亦辟尸使先行
 如是則入戶亦從尸可知者氏寅亮云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
 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門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
 厭時主人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也敖說可參用盛氏
 神故先從入室而主人後詔相之日延則自人門已後祝即轉
 云尸及階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日延則自人門已後祝即轉居
 尸後矣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今案鄭以
 此記為對陰厭時言教以此記為對迎尸之時祝前今案鄭以
 二義也盛氏以為對尸出祝尸坐不說履也今文說為稅疏正
 前言則又一義也今立存之尸坐不說履也今文說為稅疏正
 曰注云侍神不做燕惰也者敖氏云禮有敬事則不說履而坐
 少儀曰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鄭注祭不跪者主敬
 也燕則有跪為歡也孔疏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說詳士昏禮
 今案彼注云主敬即此不敢燕惰之義今文說為稅詳士昏禮
 尸諷祝前鄉尸前道也祝道尸必疏正義曰此以下記前尸之
 面尸也注云前道也者詳上經祝前尸出戶下云祝道尸必鄉
 先鄉之為之節者總解記內鄉尸之義也此鄉尸在出戶前也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而

階明主人見尸疏正義曰還轉也與旋同張氏爾岐云祝之道
 有踞階之敬疏正義曰還轉也與旋同張氏爾岐云祝之道

還出戶謂轉身前行出戶也前後皆以戶階門為節與上經同
 但彼止言踊未及道尸之儀故記詳言之此言還降階又鄉尸

下復言降階者敖氏云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
 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張氏爾岐云上降階謂正降

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降時祝則轉身前行方氏苞
 云再言降階而後言還者祝先降鄉尸立待尸之盡階而後還

也今案方說與敖同似勝張說此注解記不言及階而後過主
 人之義也斯時主人在階上過主人則及階矣不言及階而後

言過主人兼以明主人在階上有踞階之容也敖氏云祝出戶而
 而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吳氏疑義云此以過主人為鄉

尸之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階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
 節也降階還及門如出戶階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

尸也每將還必有存退之疏正義曰降階義詳上門廟門也經
 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義述聞云下降階二字衍文當以

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祝延尸賈疏引此已
 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文曰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

也案降階若分祝與尸則記當云祝降階又鄉尸下降階還支
 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為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

儀禮正義三十三

人亦是祝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尸兩言過主人乎敖說非也
 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祝在尸前
 升階則祝在尸後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
 乎此必非鄭注原文也今案記曩降階二字即如敖氏說亦尚
 可至注降階如升時五字則斷為衍文無疑蓋降階時祝在尸前
 故云降階又鄉尸若升則祝在尸後安得鄉尸面乎此必因上
 經祝前尸出戶踊如初注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此注又有
 將出門如出戶語淺人遂加降階如升時五字於其上而賈不
 察輒為作疏沿誤至今述聞之辨為功經義不淺矣此還及門
 下當云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插之此省字之法所云
 如者謂如出戶之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插之此省字
 注以將出戶之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插之此省字也
 上注云祝道尸必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插之此省字
 告尸以行與轉之節其說是也如出戶之先鄉尸若告以將出
 戶過主人之先鄉尸若告以過主人降階之先鄉尸若告以將
 降階至降階後又鄉尸若告以過主人降階之先鄉尸若告以將
 必待其降階乃還也及門又鄉尸若告以將出戶之先鄉尸若
 也記云及門如出戶是謂及門時如出戶之先鄉尸若告以將
 云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者謂自階至門中閒無鄉
 尸之節也云將出戶也此注還字與記還字義異蓋祝在尸前其
 出戶二者皆還尸也此注還字與記還字義異蓋祝在尸前其
 鄉尸時亦必先轉身以面鄉尸故云還鄉尸至記還字在鄉尸

後則謂既鄉尸乃轉身前行義實不同或謂注言還鄉尸與記
 文背非矣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此總釋記中還字義
 退即逡巡之意謂不敢徑遂直行也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者
 謂諸篇中言道尸之儀節莫備於此特牲尸讓祝前注云前尸
 之儀士虞禮備矣即謂此也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
 正義曰上經入門即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此云復位復
 門左北面之位也詔降詔主人降也記以經但云祝反入徹設
 于西北隅又云祝自執其俎出不見有復位之事又但云主人
 降不言宗人詔故特明之盛氏世佐云經主人之降在陽厭後
 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然降後綴辭言此以別於吉祭也特牲禮
 尸讓祝前主人降○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據此記似祝入未
 徹宗人即詔降與經不合蓋記言尸出祝反入即謂入徹也既
 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主人降
 耳記於經所言詔降如初可互明今案據張說則記當以祝反入
 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互明今案據張說則記當以祝反入

為句尸服卒者之上服為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
 也尸服卒者之上服為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
 士之妻則疏正義曰周禮守祿掌守先王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
 宵衣耳疏正義曰周禮守祿掌守先王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
 大斂之餘是尸服卒者之服也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
 也者案特牲記云尸服玄端故鄭以此上服為玄端如特牲也

是書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三十三 七

江氏筠云案淡衣為善衣之次則玄端得土稱褚氏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玄端服有玄裳黃裳襍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為服也云不以齋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齋弁服士服以助祭於君禮記所謂士弁而祭於公是也至特牲自祭亦服玄端不齋弁服故云非所以自配鬼神也

曾子問曰尸弁冕而出鄭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孔疏云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不得服助祭之服也云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土服然則士尸不得服助祭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耳者以虞祭有女尸故并言之云宵衣者據特牲主婦祭服纁笄宵衣言也敖氏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齋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王士讓云士喪陳襲衣三稱齋弁服為上記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齋弁服明矣蓋士之冠昏服齋弁服人道於此始士之襲斂以齋弁服人道於此終尸象神也虞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所以安之也若歲祀常事則尸亦但服玄端常服今案敖氏以反吉言似有理王氏之說其辨故並并之又案盛氏世佐夫士妻則祿衣歟蓋亦有疑於宵衣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謂庶孫之妾也

尸配尊者疏正義曰李氏云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自禫必使適也疏祭以前男女別尸吉祭云以某妃配則男女共尸鄭曰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凡精氣合今案此鄭氏司凡筵注也李引之以證喪祭之異尸義亦猶

此儀禮糾解引何氏克思云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也抑亦以有男尸則不便更立女凡也虞卒哭耐練禫禱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為女尸故須別立或並喪則其虞耐等祭亦必有先後也餘詳特牲筮尸下注云異姓婦也者以記云必使異姓明是以孫列之婦為之不使女孫也敖氏云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吳氏章句云女孫雖親不得承祖母之重故用婦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案鄭意蓋以尸不用庶與妾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為皆指女尸言盛氏世佐謂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

右記虞尸儀服與侍尸之儀為尸之人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疏正義曰此亦是也禮謂衣服即位升降

以下記虞祭無尸之儀也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疏正義曰此亦是以也者案曾子問云尸必以孫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孔疏謂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今云無尸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又云祭成喪而無尸是殯之也則祭殯無尸可知故云殯亦

是也盛氏世佐云無尸者禮之窮也蓋尸不使賤又必取諸無父者若是則成人之喪而闕焉者蓋有矣非直為殯祭也郝氏

儀禮正義三十三

因之為殤虞誤云禮謂衣服卽位升降者謂衣服及面位升降
 之儀蔡氏德晉云薦饌謂神席前俎豆之類如初謂與有尸者
 同○方氏苞云世儒多謂古祭用尸不若後世無尸為安不知
 無尸則儀節不得而簡而羣義皆無由而見惟既葬日中而虞
 各致其哀而退尚若可行若時祭如此則與奠告無異於追養
 為率慢而不足以萃祖考之精神於親賓為涼薄而不足以盡
 十倫之既饗祭于草祝祝卒記異者疏正義曰饗卽上經祝饗
 義類矣既饗祭于草祝祝卒之節疏是也祭于草卽上經祝饗
 倉取黍稷祭于草注云記異者疏是也祭于草卽上經祝饗
 卒是也既者起下之辭注云記異者疏是也祭于草卽上經祝饗
 有迎尸及綏祭等事無尸則無迎尸以下事是饗神與有尸者
 同而饗神以後與有尸者異故記特言既饗祭于草祝祝卒以
 明此後乃言其異者不綏祭無泰羹涪截從獻始也事尸之禮
 故云記異者之節也不綏祭無泰羹涪截從獻始也事尸之禮
 始於綏祭終於疏正義曰綏祭卽上經尸入祝命佐倉隋祭佐
 從獻綏當為墮疏倉取黍稷肺祭投尸尸祭之者是今無尸則
 不綏祭也泰羹涪截卽上經泰羹涪截為尸加也從獻卽上經主人
 設于左是也楊氏復云泰羹涪截為尸加也從獻卽上經主人
 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皆以燔從是也今
 無尸則不用加亦不獻故無泰羹無截無從獻賈疏謂三事皆
 蒙無字解之是也注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謂記言不綏言獻
 無獻可知注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謂記言不綏言獻

是舉終始言之故卽申之曰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此
 鄭解記舉四事以明異於有尸者之義也云綏當為墮者詳上
 經祝命佐主人哭出復位祝卒疏正義曰注云於祝祝卒者謂
 復西階上東面位也案上經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托
 迎尸階祭以前今記於不綏祭無泰羹涪截從獻之後者蓋亦
 記異者之節以此主人出而祝闔牖戶其事祝闔牖戶降復位于
 相因故記於此以主人出而祝闔牖戶其事祝闔牖戶降復位于
 門西面位也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有尸則主人復位而祝迎尸
 心未慊也故闔牖戶冀神之瞻安而久雷於斯以致其思成
 之慙焉注云門西面位也者案上經卽位之初云祝入門
 左北面故知復位復門左北面位也此云男女拾踊三拾更也
 門而者北面以復位復門左北面位也此云男女拾踊三拾更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婦人亦在堂也不入於房與有尸者異
 方氏苞云男女兼朋友與內外宗也有尸則入門踊升堂
 踊入戶踊出及降亦如之無尸則總為拾踊今案襍記云公七
 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鄭注婦人居閒者
 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方氏蓋據彼注故以爲兼朋友
 也注云拾更也者詳鄉射禮謂更迭而踊也云三更踊者謂
 拾踊凡三次襍記孔疏云每踊如會閒九飯之頃也疏正義
 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儀禮正義三十三

疏云隱之者謂闔牖戶也九飯之祝升止哭聲三啟戶聲也將
 頃時節也啟氏云象神倉之也祝升止哭聲三啟戶
 啟戶警覺神也疏正義曰祝升由門西啟戶祝啟之也
 今文啟為開疏聲者噫歎也者詳既夕禮云將啟戶警覺神
 也者啟氏云謂欲令神知其將啟主人入親疏主人親至神所
 戶也云今文啟為開詳紳士昏禮主人入親疏主人親至神所
 恭敬之事也儀禮糾解云無尸則不行三獻禮主人亦倚杖乃入
 入故於將徹時主人又入以致其敬今案主人入亦倚杖乃入
 也祝從啟牖鄉如初名也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左疏正義曰
 先闔後啟扇在內也者以闔則先牖後戶啟則先戶後牖明必
 入戶乃可啟牖是牖之扇在內也云鄉牖一名也者鄭意蓋謂
 牖亦名鄉一物二名非謂室北別有牖也然上闔牖戶不言鄉
 則啟牖亦不得兼鄉言之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左者謂上
 經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左此亦如之然據此則如初二
 字當在祝從下又不得執啟牖鄉下矣金氏榜云注鄉牖一名
 也案記云闔牖戶又云啟戶啟牖文實相應不得別出鄉名單
 言如初亦嫌無指實也江氏筠云啟牖鄉鄉字注連上讀敖連
 下讀注云鄉牖一名也賈謂是北出牖室本北牖無牖經亦無
 于牖兼二名者故敖謂鄉猶面也祝在主人之左皆而鄉然記
 於前文未言面鄉則先不見有初何如之有今定此本是饗字
 於因磨滅其半而致誤耳又前文鄉戶字凡四見或字相涉而

誤金氏榜又云土虞禮祭于且日祝饗迎尸前日祝祝墮祭日
 祝祝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與夜處不亭敢
 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淩酒哀薦禘事適爾皇祖某
 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主為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
 而哀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即迎
 尸前之祝祝是也記所謂饗辭即墮祭之祝祝是也諸侯遷廟
 禮曰祝聲三日孝嗣侯某告祥如食間擯者請反位祝從左
 可以徙于新廟敢告祥如食間擯者請反位祝從左
 祝聲三日孝嗣侯某告祥如食間擯者請反位祝從左
 饗是故又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土虞
 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也饗祭于且日祝祝卒主人哭出復
 位祝闔牖戶如食間祝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
 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蒼符云鄉當為饗案聘禮公于賓再饗
 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
 是饗鄉古通用字也虞禮祝饗在階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
 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
 初皆謂其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
 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合祭于且日
 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于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
 祝祝卒者為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今案江氏以鄉如初之鄉
 為饗字之誤金氏因據大戴諸侯遷廟禮無尸者亦祝辭饗辭
 義禮正義三十三

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為香合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
 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方氏苞云尸所飯
 惟黍故獨舉香合籩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
 普淖也辭意木不待釋而明注誤以曲禮剛鬣香合等為人君
 祝號而不知其為上下之通稱由此曲生枝節王氏士讓云案
 首敘牲次敘盛即篇首所云特豕饋會盛氏世佐云祭時黍稷
 俱有唯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為先後初不
 依設薦之次若依設薦之次則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矣先言俎
 者賈疏云祭以牲為主故也然則黍稷之馨香獨非祭之所重
 乎記固未可輕訾也今案此記牲物之號與少牢等篇不同說
 者紛紛今仍依鄭釋之而附載各家說於下俟後人考定焉
嘉薦普淖 嘉薦惟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疏正義曰注
 醢也者薦兼籩豆言士冠禮注云嘉薦惟醢也是也此云菹醢也
 者以正祭時唯說菹醢二豆四籩則用以從獻故止云菹醢也
 云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
 云者此鄭解普淖為黍稷而又申言其義如是也少牢注亦略
 同彼注又引左傳絜黍稷而申言其義如是也少牢注亦略
 證德能大和乃有黍稷之義。盛氏世佐云案上既言香合則
 普淖必非黍稷之謂以文次考之蓋謂釀也釀和羹也明齊淩
 故以是名之歟今案方氏以嘉薦普淖為一物詳上

酒 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淩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淩齊貴
 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免脂也今文曰明水淩釀此酒也者

次今文疏正義曰注云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淩釀此酒也者
 淩為酸案鄭以新水釋明齊而云以新水淩釀此酒也者

以明齊淩酒為一物也云郊特牲曰明水淩齊貴新也者彼注
 云淩猶清也五齊濁淩之使清謂之淩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

據彼注則明水與淩齊為二物賈疏申之云鄭引之直取新義
 是同故引為證非謂為一物也云或曰當為明視謂免脂也今

文曰明案案稷也皆非其次者賈疏云士祭有免脂是故或有
 人作如此說若以明齊當為明視作免脂解者應在上與姓為

次何因退在下今文又為稷解者上已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
 見稷也故知二者皆非其次也胡氏承其云普淖兼黍稷何用又

淖為黍稷故從禮經古文以明齊為新水作明案者乃聲近之
 誤鄭所不從鄭司農注太祝齋號引士虞禮剛鬣香合而不引

明齊淩酒是先鄭亦不以明齊為明案案臧說見也周禮小宗
 伯辨六齋之名物注曰齋讀為案說文齋黍稷器所以祀者从

血齊聲齋又省作齊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君云故書齊為齋鄭
 司農云齋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齊讀皆為案故今文以

明齊為明案曲禮孔疏據此以為當有稷曰明案句駁王劭之
 非臧氏申王駁孔其說甚辨是曲禮本無稷曰明案足見今文

以明齊為明案之誤矣孔氏廣森禮學厄言云案周官五齊杜
 子春讀齊皆為案禮連案醜在堂案醜者醜齊也然則今文字

是書經釋讀篇 儀禮正義三十三

三

三

三

雖為案義亦訓齊以案為稷說今文者之誤曲禮稷曰明案亦
 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晉宋
 古本皆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蔡氏獨斷載宗廟禮牲之
 引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案一句今案孔氏申
 王劭之說甚確故並引之云今文案為醲者胡氏承琪云說文
 溲浸沃也从水麥聲鄭云醲與沃義合說文西部無醲字
 聘禮醲黍清皆兩壺注云醲白酒也與此醲酒為醲釀無涉故
 今文作醲亦鄭所不從也○故氏云明齊蓋言醲也郊特牲曰
 縮酌用茅明酌也又曰明水醲齊貴新也蓋用明水醲醲齊故
 曰明齊也祝之謂醲醲酒而記不用酒也云醲酒似衍文盛
 氏世佐云明齊謂醲醲酒而記不用酒也甚明酒以醲戶戶即神象
 也祝祝之時言醲而并及於酒不亦宜乎褚氏寅亮云注以明
 齊醲酒為酒而無醲故氏謂有醲而無酒不可從下云昔薦醲
 齊郊特牲云明水醲齊又云祭齊加明水則明水與齊為二不
 得謂明水為明齊也敖繼公以明齊為醲齊案下文之醲酒舉
 酒以該醲也耐祝辭但言醲酒而不言醲與此同明齊非謂醲
 也古無謂醲齊為明齊者醲酒之醲今文作醲鄭注聘禮云醲
 白酒也下耐祝辭單言醲酒則醲酒乃酒名不連明齊為義亦
 不得云以新水醲釀此酒也明齊二字疑當在香合之上寫者
 錯亂在下耳繫牲剛鬣明齊香合相對為文據今文作明案則

齊為案盛之案明甚字通作齋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
 曰齋號此云繫牲剛鬣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齋號也剛
 鬣香合乃其專號繫牲明齊則其總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齋號也剛
 也桓六年左傳繫案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其祭祀之明齋絜絜
 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齋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
 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齋在器曰盛箋曰以
 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
 為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與黍以該稷也簋實尊
 黍言其尊者耳特性饋會禮佐會擗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會
 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稷用黍者會
 稷禘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溇溇也又曰溇濁也爾雅釋言釋文
 引字林曰溇溇甚也管子水地篇夫溇水弱以清呂氏春秋別
 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溇溇南原道篇甚溇而高誘注曰
 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淖淮南道篇甚溇而高誘注曰釀粥多
 是羹為濡且濁之物也溇又訓和味者莫如羹汪也汁注郎也
 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銅羹加鹽菜矣
 是銅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銅羹不致五味也銅羹加鹽菜矣
 銅于豆南豆則嘉薦銅則普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銅羹巴謂之
 普淖矣則耐祝辭之普薦非銅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
 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銅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
 南尹祭為籩實嘉薦為豆實普淖為銅實則普薦為俎實歟特
 是詩經平賁篇儀禮正義三十三

同也其薦禘事之文則當在耐祭視辭內錯亂在此耳皇祖當
 為皇考某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
 爾皇考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會禮云
 考者謂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今案述聞之說與吳
 氏小異互詳下耐辭適爾皇祖某甫以饗耐爾孫某甫下
 勸疆疏耐祭之辭例之當云尚饗蓋庶其饗此祭也再虞皆
 如初曰哀薦虞事其耐辭異者一日再虞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
 與祝辭也吳氏章句云如初用采日以下皆字包三虞言今案
 經義述聞以下三虞二字當在指如初上詳不云虞事者盛氏
 世佐云虞安也若曰適爾皇祖則神乃安矣敖訓為度非注
 云丁日葬則已日再虞者賈疏云初虞再虞皆用采日始虞
 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已日祭氏德晉云再虞後於始虞
 日是也云其耐辭異者一言耳者案有以一句為一言者論語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有一字為一言者論語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是也
 始虞云哀薦禘事此云哀薦虞事不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
 過一字之異故云異者一言耳也

初曰哀薦成事

當耐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

視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
 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
 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
 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
 於祖父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今文他為它疏正義曰
 亮云他字絕句三虞也卒哭也他皆用剛日也吳氏絳云三
 虞日成事禮成於三也卒哭亦曰成事因於三虞也吳氏廷華
 云卒哭曰成事亦哭寢之禮成也方氏苞云初曰禘事以當耐
 於祖告乃異日禘祭於祖廟之始事也再曰虞事魄體有歸得
 從先入於廟則靈魂可安也卒曰成事諸且而耐禮終事備也
 今案亦如初謂耐辭與始虞亦同也注云當耐於祖廟為神
 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者謂耐於廟
 乃安故後虞改用剛日取陽動之意以將耐廟也云士則庚日
 三虞壬日卒哭者以三虞卒哭皆用剛日故已日再虞則庚日
 三虞壬日卒哭也云其耐辭異者亦一言耳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
 事亦一言之異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
 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
 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者案鄭注喪服小記云報讀為赴
 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
 殺也孔疏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用事故外而即葬不得
 待三月即此注所謂不及時而葬也孔疏又云急虞謂亦葬竟

急設虞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今案禭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士之常禮葬與虞卒哭皆在三月今急葬急虞不待三月而卒哭猶待三月故虞與卒哭為日既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以無定名故謂之為他也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此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彼注亦引他用剛日釋之孔疏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言之也云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者案他祭在虞卒哭之間文當在卒哭上今在卒哭下者以虞卒哭是正禮令其相次他祭非常禮故退在下此鄭解記先言卒哭而後言他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為一事禭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太牢鄭注云卒哭成事耐言皆則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近吳氏廷華主其說張氏爾岐曰他字殆羨文竝與注異又敖氏以三虞為即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今案禭記孔疏云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卒哭別明卒哭與虞不同盛氏世佐猶欲存敖說非矣引檀弓者證辭稱成事之義云如是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者係據檀弓以吉祭易喪祭之文言之李氏云下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

配卒哭對虞為吉祭對禫後吉祭則猶為喪祭互詳前例亭于廟外門之右云今文他為它者胡氏承其說云說文它虫也上

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引申之為無他故之義經典又相承假負何之作為之俗又作他此經古文當本作佗今文作它

鄭以經典通用從古文作佗故注檀弓引儀禮此文亦作佗也

○經義述聞云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

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於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

也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

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辭

士喪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指前後虞祭之

辭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

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

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

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

初當為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為錯亂在亦之文

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用柔日之三虞誤以為用剛日矣禭

記注曰卒哭成事耐言皆則卒哭成事耐與虞異矣是鄭亦謂

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稱

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禭記之

注以正此注可矣又云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

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為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

儀禮正義三十三

七

孔疏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
 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又曾子問云卒
 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禭記亦云卒哭成事據此則成事之
 辭唯用於卒哭而不用於虞祭明矣吳氏章句云卒哭他用剛
 日謂惟卒哭用剛日蓋卒哭之明日即耐耐祭重於卒哭當用
 柔日故卒哭不得不用剛日也是亦以三虞為用柔日矣江氏
 筠云敖氏謂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曰他筠謂改柔為剛不
 必言他蓋不用相連接之剛日而用其後者故言他用猶他日
 之義云爾諸說皆與述聞合故並錄焉又案述聞以虞祭始終
 皆用柔日謂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二日大夫五
 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據禮記四曲禮下引異義古春秋左
 氏說原有九虞者以柔日之句則十六日十二日八日四日乃
 計日之偶誤附識於此

右記之虞卒哭用日不同及祝辭之異者

獻畢未徹乃餞

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
 于沛飲餞于禰尸且將始耐於皇祖是以餞送

之古文疏正義曰此以下記餞尸之事與無尸者送神之禮也
 餞為踐疏徹謂祭畢敬薦俎之屬云未徹乃餞者明餞尸之
 禮即於卒哭之日相接為之也注云卒哭之祭既三獻也者
 以上云卒哭亦如初是卒哭與虞祭同三獻卒哭在虞祭後故

知此云獻畢謂卒哭祭三獻之禮畢也云餞送行者之酒者文
 選注引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詩崧高箋云餞送行飲酒
 也引詩出宿于沛飲餞于禰者北風泉水篇文毛傳云祖而舍
 餞飲酒于其側曰餞案彼是生人餞行此祭祖餞尸禮異而名
 餞之義同故引為證也云尸且將始耐於皇祖是以餞送之者
 下云明日以其班耐是尸詰朝將耐故云且對以餞行於卒哭
 後已速日晏言也虞卒哭在寢耐乃在廟此餞亦在寢為神將
 移於廟故餞送之張氏爾岐云卒哭祭之明日將耐於廟故卒
 哭祭畢餞之於寢門之外是也云古文餞為踐者胡氏承琪云
 案司尊彝朝踐注云故書踐作餞是古二字互相假借鄭以此
 為餞送故不尊兩無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
 從古文作踐尊兩無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
 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吉也此在面尚凶疏正義曰廟門
 也言水者喪質無鼎不久陳古文無為庶也寢門也寢門
 而曰廟門者詳卷首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有下吳氏章句云祖廟
 在東而餞於寢門之西尊戶東鄉也水尊在酒西面上也與吉
 禮同注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以下行禮在尊北也云有玄
 酒即吉也者案水尊玄酒之尊也虞祭兩無一體一酒此無體
 而有玄酒與吉祭同故云即吉也云此在面尚凶也者吉祭尊
 於戶東此在門外不於門東而於門西仍變於吉故云尚凶也
 李氏云凶禮反吉洗篚亨饗皆在面方是也云言水者喪質者
 凡吉禮謂水為玄酒此言水是質言之也云無鼎不久陳者以
 是壽丞淫賣扁儀禮正義三十三

饒尸僅有三獻無酬酢及陰厭陽厭之事是洗在尊東南水在

不久陳也云古文顯為庶也者詳士冠禮

洗東篚在西南在門之左疏正義曰篚在西南在洗之西也注云

東南故知又少南於尊也疏正義曰篚在西南在洗之西也注云

門外之西方也吳氏章句云洗與尊並注謂在門之左

若然則當言門不必言尊矣盛氏世佐云是三者亦皆在廟門

外之右但與尊為少東耳注說非褚氏寅亮云永東而篚西略

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必在門外之東矣疑故

圖水洗篚皆不遠於尊張氏惠言圖則皆在門外之東矣疑故

諸說竝饌籩豆脯四脔文脔為棗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虞

存焉一籩是其異也脯籩實也不言豆實亦醢可知吳氏疑義云醢

亦用脯士冠禮已然注說非也今案注云酒玄脯也者據鄉飲

鄉射皆用脯君之彼五脔此四脔李氏以為大夫士之異故氏

以為變於吉似教說是也云古文脔為槌者各本作槌毛本作

槌胡氏承琪云毛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面塾體乾肉牲

本不誤詳鄉射記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面塾體乾肉牲

也如今涼州鳥翅矣折以為俎實優尸也尹疏正義曰在面塾

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縮從也古文縮為蹙兼籩豆折俎言

也注云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矣者周禮膳人掌

若今涼州鳥翅者解肉乾之狀也云折以為俎實者謂折乾肉

以為俎實詳士冠禮云優尸也者以饒主於飲故無牲今有乾

肉折俎是優之也云尹正也雖其折之必使正者尹正爾雅釋

言文此解乾肉稱尹之義云縮從也古文縮為蹙者詳鄉飲記

李氏云從置半尹於上以為祭敖氏云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

矣是李讀縮字屬下為句敖讀屬上為句今案據鄉飲記云薦

脯五脔橫祭于其上鄉射記云薦脯用籩五職祭半職橫于上

橫皆指祭言之則此縮亦指祭言明矣蓋二尹者正體二方無

所謂橫縱也縮祭半尹者又載正體之半以備授尸出執凡從

祭而縮置於其上若如敖讀則記文為不辭矣尸出執凡從

席從祝入亦告利成人前戶乃出凡疏正義曰從謂從尸出

自室出也凡席即前設於奧者分言之見其執者二人凡先席

後也吳氏章句云凡從席從不言篚從可知其案下饒畢尸謾

從者執篚哭從之明此時亦有篚從也注云祝入亦告利成人

入前戶乃出者上入字是衍文謂卒哭之祭祝亦告利成人

室前戶乃出室也云凡席素几葦席也者上虞祭用素几葦

席卒哭與虞同此即用卒哭祭之几葦故知是素几葦席也云

以几席從執事也者謂執几尸出門右南面侯設疏正義曰此

也注云侯設席也者據下尸即席坐當東面席設于尊西北

此時席尚未設故暫立於門右南面以俟之也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士禮賓繼兄弟北上門

北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几在南在席之南也今案几在南是

上疏右几也亦錯簡於尸左可知此賓出及下主人婦人出皆

出寢門也上虞祭賓執事者皆先即位於門外如朝夕臨位乃

入門卒哭與虞祭同改知此賓出復位即復其初時門外之位

引士喪禮者證賓門外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

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疏正義曰蔡氏云主人

位於其北也眾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云哭不止見

其哭而出也方氏苞云即位後皆哭無停聲以俟尸之即席視

將離其室故哀更深令案婦人位亦當南上統於主人皆而

鄉尸也李氏云喪之常婦人無外位令出寢門之外故注以為

重餞尸也或曰生婦須亞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

獻故出是亦重餞之義

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胸脯

肉之屈也屈者疏正義曰蔡氏云是時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

在南變於吉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

於此見之也吳氏章句云拜受東面拜送北面方氏苞云尸即

席主人將有事故以敬則哀既拜送則獻事畢哀心不能自抑

矣曰哭復位者號泣而行別於即位而後哭也又云餞則密祭

既終而吉祭以始故用吉祭之辭而曰拜送今案餞尸初獻用

廢爵亞獻用足爵三獻用纒爵與虞禮同注云胸脯及乾肉

之屈也者據記云設俎于薦東胸在南則胸專指乾肉言矣注

兼言脯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彼注云屈中曰胸則

脯及乾肉之屈者均謂之胸也廖氏云申者為脰屈者為胸云

屈者在南變於吉者賈疏云曲禮左胸右末則吉時屈者在左

今尸東面而云胸在南是凶禮屈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

吉也尸左執爵取脯擣醢祭之佐食授齊授乾肉疏正義曰注云

也李氏云既祭齊之故謂祭為齊尸受振祭齊反之祭酒卒爵

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俎尸奠禮有終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南方

飲記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不舉而奠于右亦變吉也吳氏

絨云禮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注云反之

反於佐食也云尸奠禮有終者謂卒爵不拜尸祭者是佐食

故知然也云尸奠禮有終者謂卒爵不拜尸祭者是佐食

有終方氏苞云吉祭卒爵獻者拜尸答拜象祖考樂嘉孝子

之追養也虞以安神故承用其儀若餞則獻者哭男女眾賓皆

踊而用從容獻酢之儀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

壽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纒爵三獻如亞獻踊如

初佐會取俎實于筐尸謾從者奉筐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

大門內踊如初男由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

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

謂也從獻者如燔之類盛氏世佐云案饑尸之禮主人既

不以肝從獻則生婦之不以籩棗栗設于會南以待言也此云無從者

謂籩也上經云白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以待言也此云無從者

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般也今案盛說也是也方氏苞云初獻尸

卒壽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玉婦及婦人踊如初則

主人及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

與殯前啟後等衰親之體魄既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今案

取俎謂取俎中之乾肉以實于筐也注云男女從尸男由左

女由右者上虞祭尸謾亦哭此哭而從者以饑之禮空送也云

哭者皆從則男女皆從尸矣上即位而從者以饑之禮空送也云

男在左女在右今轉而南行亦男由左女由右為便與王制言

道路之禮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異也云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

者由席門外無事尸之禮也者以記云及大門內是出大門

也賈疏云在廟以廟門為限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

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饑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

從尸不出大門也云尸出門哭者止以饑於外大門

古文謾作休者詳前尸出門哭者止門猶席門疏正義曰此

也注云以饑於外大門猶席門者亦以大賓出主人送拜稽

顙送賓拜於疏正義曰此賓出大門故知送主婦亦拜賓女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婦人重帶下云婦人說首經則此為要經明矣于門外明錢
 畢即說也注云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者閒傳曰斬衰三
 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
 七升冠入升去麻服葛案去麻服葛即指經帶言之是鄭說所
 本也又喪服注云凡天子諸侯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
 大夫以上與士異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為耐期者案卒哭而餞
 餞畢即說經帶變麻服葛是卒哭之夕日即服葛也所以然者
 明日耐耐前日之夕有為期之禮李氏云夕當為耐期故前為
 期而受服是也云今文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
 說為稅者詳士昏禮人徹主人不與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
 婦人在其中疏正義曰注云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為之也曾子問曰
 古文與為豫主人不與明兄弟大功以下為之也曾子問曰
 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故鄭據言之云言主人不
 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謂丈夫婦人亦在不徹之中也李
 氏云不徹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吉祭則君婦廢徹方氏苞云
 文立於丈夫脫經帶之後婦人脫首經之前以見婦人不與徹
 也餞設於大門之外非婦人所宜有事褚氏寅婦人說首經不
 亮云齊斬既與饋則亦不與徹可知注是也婦人說首經不
 說帶上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
 婦之質至耐葛帶以即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婦人重要經男子
 位檀弓曰婦人不葛帶疏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

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
 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
 除重也注云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謂齊斬婦人帶
 有除無變始終皆麻也云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
 如喪服小記婦人齊衰惡笄以終喪及笄終喪三年有除無
 變皆是少變服之事男子服重上婦人服重下而帶為下體之
 上故重之云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
 主婦之質至耐葛帶以即位者謂大功以下變麻服葛矣但此
 卒哭之夕仍服麻者變者文不變者質是時主婦不說故大功
 以下亦不說言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明耐則易
 葛帶以即位矣引檀弓者證不說帶之義也案檀弓婦人少葛
 帶鄭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經而已少儀葛經
 而麻帶鄭注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
 喪之帶有除而無變又開傳注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
 禮婦人不說帶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
 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
 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焉即知大功婦人亦變葛也此節賈疏云
 案大功章云布衰裳壯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
 月者又小功章云布衰裳燥麻帶經即葛五月受以小功衰即
 男女並陳明大功小功婦人皆葛帶可知是皆據此注申之也
 敖氏則以不說帶兼五服言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
 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總麻者

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歟今案喪服大功小功二章無婦人葛帶之文所謂即葛者或即指首經言之據少儀云葛經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並未分別齊斬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與功服之異則亦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人亦從尸者更迭踊三者也盛氏世佐云不敬云拾踊三丈夫婦人實客更迭踊三者也盛氏世佐云不餞則不獻設如初者謂席設於廟門外之西東面几在右注云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設几席送神不異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尸出門右几席為句以記未言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出於主人之北故此設賓出復位主人出位於門東婦人出即出斷句凡席設如初斷句又云曰拾踊三則賓亦出可知矣虞眾主人同踊今案方說是也哭止告事畢賓出疏正義曰盛案告者亦宗人也言此者見哭止之後無他禮且與下賓出為節也吳氏章句云此言告則上餞者可知

右記卒哭祭畢餞尸與無尸可餞者送神之禮

外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禮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月而卒哭此記更從外疏正義曰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亦見王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制但彼文大夫士同此注云謂士也者據記云遂卒哭者謂三月而葬遂於葬月卒哭也禮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此記指士言也若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異月矣故又引禮記以明之記不言三虞者三虞在卒哭前舉卒哭可以該之也注云此記更從外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者以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也方氏苞云前記至告事畢賓出而止後記則一人所為故始於外三日而殯終於祥禫吉祭凡禮事禮辭為前記所未將且而耐則薦薦謂卒哭之祭疏正義曰備者則以所聞補之是也將且而耐則薦哭之祭且明日之且以將且而耐故於前夕薦此薦為耐設也吳氏章句云薦與餞同謂餞於卒哭之夕方氏苞云薦即餞也以音同而訛今案吳氏方氏以薦為餞是也但字本在薦不必改字上餞尸之禮薦脯醢設折俎而無牲故世以薦言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薦略於祭且無尸者不餞亦設几席以送神故此記變言薦以包無尸之禮必以薦為餞之訛則非矣注云薦謂卒哭之祭者以卒哭獻畢未徹乃餞則餞尸之禮即於卒哭之未行之故亦以為卒哭之祭也救氏則謂餞尸餞而復薦於寢告以耐期是既餞送於門外而復薦於寢中顛倒甚矣且同日之間既卒哭而餞尸又薦告不亦顯乎方氏褚氏駁之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隕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

卒哭之祝辭齊升也尚庶幾也不

稱饌明主為告祀也今文齊為齊

卒哭是以吉祭易喪祭合稱孝子

其哀至而神之乃稱孝歟

卒哭祭未徹之時故亦以卒哭言之

云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日哀薦成

哭祝辭敖氏云卒謂已薦也

卒辭卒祝之辭也金氏揚云此著其

特牲卒曰筮子為某尸注云卒曰者

今案卒字略逗放說得之卒辭者謂

上虞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已告以

以祀期也云齊升也者孫人祖廟故

牲云不稱饌明主為告祀也

然饌尸之禮止有脯醢乾肉而無牲

今文齊為齊者胡氏承琪云詩朝齊

九日齊司農注云齊者升氣也說文

樂記地氣上齊孔子問居至于湯齊

為躋而訓以升也此齊亦升義故不

皇祖妣某氏 女孫附 正義曰此著

妣姓氏也 注云女孫附於祖妣者

祖母者言也 記云女子對主附者

而外或出而歸或未廟見而外歸

葬女氏之家既葬於祖妣也 婦曰

爾曰孫婦婦差疏 正義曰此亦著

也今文無某氏 疏 當云齊附孫婦

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

也者凡祝辭稱爾為親辭婦差疏故

文孫婦二字即代男子之爾字蓋對

也云今文無某氏者案祖妣或非一

也云女子云皇祖妣某氏此亦常有

從其他辭一也 來曰某氏二字今

注以不須言且尚哀子某二字則辭

此字略斷其他者以男言之如祖諸

他或有歸宗姑姊妹及妾祖姑之

皇祖妣皇祖姑為稱是之謂一蓋即

班三字之疏義耳今案江疏亦可通

為而哀薦之饗 饗辭勸強尸之辭

辭也上經虞祭尸入九飯節佐食取

奠祝祝即用此辭也此饗辭三虞卒

哭及耐練祥吉祭皆用之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故鄭於特牲尸入九飯節尸即席坐主人拜受尸尸答拜執奠
 祝饗下亦引此辭以為祝饗之辭也鄭上注解饗為勸強之故
 以饗辭為勸強尸之辭也云勸強尸則鄭意不以此辭為饗神
 之辭明矣注云主絜也詩曰吉圭為饗者敖氏云大戴禮云
 孝嗣侯某潔為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為潔歟今案圭
 本有絜義敖說非也絜與潔通孟子必有圭田趙注訓圭為絜
 廣雅釋詁圭潔也引詩者小雅天保篇吉蠲為饗韓詩作圭戴
 氏震云鄭注周禮秩官蜡氏除不蠲云蠲讀如吉圭惟饗之圭
 箋詩吉蠲為饗注所引吉圭弗釋而於詩則為與惟圭與蠲互異
 陸德明置此注所引吉圭弗釋而於詩則為與惟圭與蠲互異
 玄反舊音圭竟若未見本文有圭者宋董道撰廣川詩故其
 時韓嬰章句尚存知韓詩作吉圭因以鄭注周禮之古圭惟饗
 證明圭字作蠲音足補遺疏釋文所未備據此是韓詩作圭也
 云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者鄭以此饗尸之辭吉祭用之則改哀
 為孝禮記曰祭稱孝子孝
 孫喪稱哀子哀孫是也

右記卒哭薦告耐之辭與饗尸之辭

明日以其班耐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耐必以其
 反其屆練而後遷廟古文班或疏正義曰注云卒哭之明日也
 為辨辨氏姓或然今文為辨

日也既夕注云耐卒哭之明日祭名耐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
 屬之爾雅釋詁耐耐祖也郭注耐付也耐新於祖廟於祖廟說文
 耐後於者合會于先祖釋名又祭曰耐祭于祖廟以後於孫耐
 于祖也字或作付或作耐以耐為正周禮大祝耐當為耐是也
 當為耐禮記上下篇言耐者非一鄭注竝云耐皆當為耐是也
 云班次也小爾雅文云喪服小記曰耐必以其昭穆之昭無可
 以上者言耐有一定之次昭耐昭穆耐穆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耐
 耐則閒穆一代而仍耐於昭所謂耐必以其昭穆之昭無可
 上也但小記原文云耐於昭耐於穆耐於昭耐於穆耐於昭耐於穆
 必以其昭穆蓋祖之有無不定故有中一則中一而耐之禮彼
 注云中猶閒也此注引耐必以其昭穆之昭無可耐於昭耐於穆
 者正以見耐必以其昭穆之昭無可耐於昭耐於穆耐於昭耐於穆
 穆同班即此以班耐者耐之正禮也喪服小記耐記等篇所
 言多耐之變禮然亦必昭穆言推言依文求之可矣云耐
 已復於寢如既禘禘亦反其廣者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禮故云
 凡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太禘也天子諸侯之禮故云
 廟之主陳于大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也大禘者何合祭也
 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出廟入廟必蹕蓋祭畢毀廟之主
 仍藏于太祖廟未毀廟之主則各反其廟是以前有出廟入廟之
 儀今此耐祭於祖廟祭之主仍反於寢有似禘然故以爲况也
 億三十三耐祭于主謂在寢則固與鄭說同矣陳氏祥道云先儒
 氏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則固與鄭說同矣陳氏祥道云先儒

謂既耐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欵謂將耐而遠苟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既祖柩不可反欵謂將耐而既餞主可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以駁耐已主反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於全則事生之禮既卒哭耐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云既耐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說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即告於堵遷於廟矣徐氏虞禮注鬼神所居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宮之几筵也土虞禮注鬼神所居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衣服者升車君其為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擯案諸侯廟制五廟竝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閤門從廟之廟出所耐廟過一閤門即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即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耐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為亦名廟曰盧注謂廟殯宮

時葬久矣耐所棲即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為無主管人已辨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求之記曰設祭於堂為祔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奠也尸而耐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為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耐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比也江氏鈞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大宰夫宗從大祝而告於禩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葬而下則所謂禩者其即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耐云三月乃名於禩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耐則其在耐後也明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坊謂會子問之文為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為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耐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庶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勇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與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漑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鬯人廟用鬯以爲練而遷廟之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三十三

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尚一旬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遷廟之說徐氏讀禮通考亦斷以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即遷廟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時作栗主既作栗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駁五經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之義也然則禮已復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耐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耐祭訖主反於寢也公羊傳又由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耐與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玄服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禮而遷廟故為此章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讀此注忘卻後字謂練而遷廟故為此章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禫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練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瀆者乎其不然矣云古文班或為辨辨氏姓或然者惠氏棟云古辨字或讀為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辨于羣臣徐廣曰辨音班春秋傳襄二十五年男女以辨光伯規過胡氏承瑛云班或為辨是古文有兩本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孟康曰辨或作班

故鄭以古文班為辨者其義或然云今文為辨者既夕注亦云今文班為辨周禮司士掌羣臣之版故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為版又臚人臚班注鄭大夫云臚讀為班杜子春讀臚為版版既為班臚亦可讀班故今文借臚為班鄭所不從也○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朱子云期年而神之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自始於以制爾今案外者禮魄以葬為歸外者魂氣以廟為歸周制虞而作主卒哭耐廟奉新於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其祖使魂氣相連屬故耐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遠以爲神而遠之故耐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禫皆成於四時之祭行焉又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又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廟之意而遷廟必於三沐浴櫛搔翦彌自飾也搔當音爪今文或為疏正義曰注云彌自飾也胡氏承瑛云注云搔當為爪者鄭於鬣為疏搔翦是彌自飾也胡氏承瑛云注云搔當為爪者鄭於士喪禮蚤揃如他日注云蚤讀為爪古人多以覆手之爪為又甲之又說已見前蓋手足甲謂之爪斷手足甲亦謂之爪喪大記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也內則疾痛苛養敬抑搔之與斷手足甲義無涉故鄭正其字曰搔當為爪合文曰沐浴無櫛

字鄭所不從說已見前云搔剪或為蚤揃或為鬻者此皆據
 別本搔蚤皆假借字揃者說文云揃也段氏玉裁云急就篇
 沐浴揃掖寡合同莊子皆揃可以休老本亦作揃掖揃者道
 家修養之法手割掌下云一曰揃掖頰旁也掌掖即莊子之皆
 城謂摩其頰旁養生家之一法也若上卷禮士虞禮之蚤揃蚤
 讀為爪謂斷爪揃許作荆謂荆須也案說文荆齊斷也經典多
 俗翦為之故爾雅釋言及魯頌毛傳皆云翦齊也此經翦或為
 揃者鄭於士卷禮注云揃當為剪故於此或作亦復存之揃
 或為鬻者鬻亦翦之假借字鄭意蓋以爪與翦為正字蚤搔揃
 鬻皆所不從也今案此經正文作翦士卷禮作揃生人法容或
 有理其須而翦之使齊者若事外則斷無用專膚為折俎取諸
 翦須之理互詳士卷禮蚤揃如他日下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
 脰脰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
 誣矣古文脰疏正義曰敖氏云惟云取諸脰脰是不分左右皆
 脰為頭也疏用之矣褚氏云既虛右脰不用雖脰脰亦取連
 左脰者今案亦當與虞同記不言左省文褚說是也注云
 專猶厚也者膚有厚薄此云用專膚明是取其厚也云折俎謂
 主婦以下俎也者李氏云特牲禮主婦佐食皆敲折今案不言
 折俎鄭意蓋以為用正體也云體盡人多折骨以為之者此鄭
 解吉祭折俎之義也云今以脰脰貶於純吉者案虞無折俎
 有之已漸即吉但不用體骨而用膚是貶於純吉也褚氏云虞

不致齋練不旅酬耐在虞練之閒容得致爵故主婦以下有俎
 云今文字為折俎而說以為所俎亦甚誣矣者蓋當時今文家
 有解折俎為所俎者故鄭辨之吳氏延華謂膚用專為尸俎案
 虞祭尸俎用七體耐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云古文脰脰為
 頭脰也者臧氏琳云說文無脰字口部脰咽也赫籀文上象口
 下象頭脈理也則脰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胡氏承琪
 云案說文脰項也項頭後也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胡氏承琪
 字鄭注取諸左脰上云脰脰肉也此注於脰不從古文假借頭而
 於脰又從今文假借者始當時頭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
 脰殊別脰脰通俗學者所易曉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
 虞右脰耐今此如饋食則尸俎所俎皆正義曰賈疏云知不
 有肩脰豈復用虞脰乎其不然明矣疏如士虞饋食禮者虞
 不致齋則夫婦無俎矣上文有俎則耐時夫婦致齋其辭稱孝
 與特牲同故云如特牲饋食之事也王氏士讓云練尙不旅則
 耐祭只有獻致爵而不旅可知云其他如者亦大槩之辭徐氏
 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其再虞三虞及
 卒哭之祭皆做初虞為之矣至卒哭之後尙有耐練祥禫四祭
 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
 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即特牲饋食禮也士之耐祭
 做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做特牲可知云或云以左脰為虞祭右脰耐
 者當時有人解云虞與耐共用一牲以左脰為虞祭右脰耐
 祭故鄭破之云今此如饋食則尸俎所俎皆有肩脰豈復用虞
 儀禮正義三十三

胥乎其不然明矣者李氏云特性饋食禮尸俎有臂俎臂用
 左昨俎主人俎也今昨作所非經義述聞云注所俎當為昨俎
 今作所俎者涉上注而誤所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衍字也特
 牲記曰尸俎右肩臂俎臂是尸俎俎皆臂也若肩則尸
 俎有而昨俎無不得云皆有今案李氏及述聞之說是也鄭以
 如饋食則尸俎俎皆臂豈復取虞祭之臂而用之乎此以
 決其不用嗣尸虞附尚質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嗣繼也即虞
 然也 用嗣尸未暇筮尸疏卒哭之尸相繼用之江氏筠云自
 虞訖訖理宜專用一尸若更易之則神失所主矣然獨於此言
 之者以上祭猶是開日此則連日恐或思有以息之又或因饋
 之門外之故而疑禮得更端故特明之王氏士讓云叔氏謂
 用子行之次子為虞尸者是虞附異尸誤矣記言饋尸正為附
 廟而饋之豈有餞者七尸附者又十一尸乎李實之指嗣為主人
 嗣子不知凡密主人或年少未必盡有嗣且亦未可以特性之
 嗣舉奠例也注云虞附尚質未暇筮尸者此鄭解用一尸之
 義也嗟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是練神以後之祭皆筮尸矣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

疏正義曰此記耐祭之辭也菽氏云此祭兩告之而辭乃惟以
 孝子為稱者蓋主於耐者也蔡氏德晉云小心畏忌不惰言

中心之敬不敢稍怠也其身不寧言敬形于身踧踖而不安也
 今案當以小心畏忌為句不惰其身為句言心常存畏忌而身

不敢惰慢也前虞辭云夙興夜處不寧此更增此八字耳方氏
 苞云春秋傳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若主嗟者及眾主人

心無畏忌身實懈惰夙興夜寐無甚不安而以此告於先靈能
 不恍然內愧而性於姻族友黨乎先王制哭踊之節正薦告之

辭皆所以振發人之本心而俾自循省也○經義述聞云孝子
 某子當為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隣附爾孫某甫皆告祖之

辭猶金滕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
 孝子蓋因上文王言哀子某而誤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

祭之祖子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為
 皇祖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哀二

年左傳衛太子蒯聃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
 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又云兩爾字皆稱其祖

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為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
 隣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耐祭則統于尊而告祖

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始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
 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隣耐爾孫始謂耐其父子皇祖耳

今案述聞之說特精立錄存焉 用尹祭無云肅者今不言牲
 注云稱孝者告祭者謂易哀為孝 用尹祭無云肅者今不言牲

號而云尹祭疏正義曰曲禮肅曰尹祭故知尹祭為肅也鄭意
 亦記者誤矣疏以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稱號云大夫士祭無

云肅者據特牲少牢言也上虞辭云絜牲剛鬣是牲號故云今
 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之誤賈疏云亦者亦上文香合也

是書經釋義編 儀禮正義三十三

或曰尹正也謂用吉祭之嘉薦普淖普薦澶酒普薦釀羹不稱
 正禮或曰用上當有敢字嘉薦普淖普薦澶酒
 文澶疏正義曰注云普薦釀羹者賈疏云虞禮一釀此云如饋
 為釀疏食與特牲同二釀故云普薦也敖氏云普薦未詳則不
 以賈說為然矣云不稱牲記其異者以釀有羊釀豕釀此不稱
 牲而言普薦是記其名之異者云今文澶為釀詳前
 義述聞以尹祭為籩實嘉薦為豆實普淖適爾皇祖某甫以醑
 為釀實普薦為俎實詳前明齊澶酒下適爾皇祖某甫以醑
 附爾孫某甫尚饗欲其附合兩告之會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止之皇祖於卒哭亦疏正義曰注云
 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疏欲其附合兩
 告之者既夕注云附屬也附之祭欲附者與所附者神相屬
 故兩告之蔡氏德晉云適爾皇祖某甫以告附者隣附爾孫某
 甫以告皇祖今案兩告之而用一尸者友氏苞云像新歿者進
 見于祖祖之尸不必設也引曾子問而云然則士之皇祖於卒
 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褚氏寅
 亮云祝取羣廟之主藏于太祖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
 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無藏主反主之禮故云未聞
 禮經釋例云詳注意天子諸侯有主則附廟反寢及反廟皆以
 主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即許氏慎東帛依神之謂也今
 案崔氏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附耐竟並還殯宮至小祥

而入廟也其即本此注言之歟又江氏筠云卒哭反廟乃天子
 諸侯禮注謂士之皇祖亦然非也案士之一廟者無羣廟即二
 廟者亦止祖廟禰祖無太祖廟說似難通矣○經義述聞云適
 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禴事禴者合也合于皇祖也薦此禴事
 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禴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云
 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
 事而耐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禴事之當在
 耐祭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禴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
 子已是吉祭之辭不得復稱哀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薦此
 某事之文耐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禴或稱祥耳薦此禴事適
 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祖某甫相亂遂至脫
 于此而反見于彼于是始虞之祝與耐祭無別解者雖曲為
 之說而終不可通矣今案互詳始虞祝辭適爾皇祖某甫下

右記耐祭之禮與告耐之辭

暮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疏正義曰杜氏佑云周制
 即暮年也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者釋名云期而小祥今案周
 名也孝子除首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吳氏紱云祭
 此即練祭也以一暮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
 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禫皆特祭則於寢行之可知敖氏謂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禮記卷之三十三
 儀禮正義三十三

特祭于祖廟不可從今案喪服四制云期而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線葛要經繩履無絢角瑱鹿裘衡長祛祛禡之可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戶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履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戶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孔疏練謂小祥也曾子問曰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真酬于賓賓弗舉禮也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真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注真無尸虞不致齊小祥不旅酬大夫無算齊爾吉禭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案練小祥也祥大祥也十一月而練此父在為母之禮萬氏斯大云卒哭禫祭于三虞後相繼而行故曰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共耐大祥之去小祥為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筮戶宿賓至獻著二祥之禮此當放特牲饋食禮為節自筮日筮戶宿賓至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小祥之節也無算齊冠服用練祥所宜不賓主黨旅酬交錯大祥之節也無算齊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得端玄耳萬氏斯大云禭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眾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飲之考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練祥喪祭何反止于齊啐孔疏云此主人啐之啐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眾賓兄弟啐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長之酢止于齊啐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牲禮者不可不知云檀弓曰歸祥肉者引以證祥為祭名

也檀弓本云饋此云歸者古饋與歸通云古文葬皆作墓者下又葬而大祥也惠氏棟云案堯母碑葬字亦作墓胡氏承琪云士喪禮兆基之墓古文又作期蓋古曰薦此常事者祝辭之異者祝辭之異者文二字互俗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曰薦此常事者祝辭之異者祝辭之異者葬而祭禮也疏正義曰注云祝辭之異者祝辭與耐同惟薦此古文常為祥疏常事為異耳云祝辭之異者祝辭與耐同惟薦此祭禮也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此謂練祭也孔疏歲序改易隨時喪感故一期而為練祭于禮當然是以言常也云古文常為祥者胡氏承琪云言常事者此為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今案吳氏疑義云喪祭皆非常之事此言常者誤也當以古文作祥為是與述聞說合又葬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又復疏正義曰釋名云又期而大祥服縞冠加大善之飾也杜氏佑云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蔡氏德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今案喪服小記曰大祥吉服而筮尸禭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又復也者詩小宛天

命不又毛傳云又復也復基則天道再中月而禫中猶間也禫
 變故行大祥之祭而其辭曰薦此祥事疏正義曰注云中猶開
 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也謂閒隔也去禫祭
 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古文禫或為導禫也謂閒隔也去禫祭
 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者禫大祥後除服
 祭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
 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
 凡二十七月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者澹與淡通謂哀
 痛慘切之念至此漸平向之夙夜不安者至此稍安也釋名云
 閒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澹然哀思益衰也說與鄭同檀
 弓曰祥而禫是月禫也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
 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
 肉二十七月而禫禫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
 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禫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
 誤讀禫而禫是月禫謂禫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
 士虞禮中月而禫為月中而禫謂禫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
 載檀弓孟獻子禫節疏內李氏云聘禮記士申日則二雙喪服
 小記曰則中一以上而耐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閒也王肅謂
 禫任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案是月
 禫自為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
 王義非也汪氏疏云案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

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
 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
 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
 者為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為二
 十五月通數禫月為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
 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
 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則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
 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
 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
 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禫謂
 禫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
 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
 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
 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縞冠踰用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
 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
 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為野言浮禫
 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
 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開傳曰期而小祥會菜果又期而大祥有
 醢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會肉者先
 會乾肉又日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
 儀禮正義三十三

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開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為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為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于數乎禫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禫三月而禫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宏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歟云古文禫或為導者說文於丙字稜字下皆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於突字下云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字書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為妄是未讀儀禮段氏王裁云士虞禮注曰古文禫或為導檀弓喪大記注皆曰禫或作道是今文禮作禫古文禮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穀部木部定部皆云三年導服而示部無禫今有者後人增也導服者導內之吉也不云讀若導而云三年導服之導者三年導服之導古語蓋讀如澹故今文變為禫字是其音不與凡導同也胡氏承琪云經典皆相承作禫故鄭從今文此注云古文禫或為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徐氏乾學云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禫則既加以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之禮行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者此指吉祭在禫月者言之謂禫月而當四時之祭月則既禫之後行吉祭如常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者禫專祭新外者于寢吉祭則在廟也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者果氏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為父而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初除喪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

鑽會禮視視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疏正義曰吉祭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禫以前為喪祭言也褚氏寅亮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外之父而母先沒者言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者此指吉祭在禫月者言之謂禫月而當四時之祭月則既禫之後行吉祭如常也吉祭與禫同月一月而兩祭者禫專祭新外者于寢吉祭則在廟也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者果氏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為父而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初除喪餘哀尚在不敢純用吉禮也

考而巳江氏筠云注引少半禮祝辭特以證明配也未配則但祭未配蓋主于母之先也者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外者之主配會于祖禫此但禫祭祖禫而不得言配其說非也今案吉祭猶未配謂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禫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禫月後而遇者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也者言之甚是互詳特牲筮曰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下

右記小祥大祥禫祭吉祭之節與祝辭之異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三十終

吳縣汪家鰲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三十一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三十四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

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五

疏正義曰先大夫目錄校證云賈疏本作

十三別錄第十五

疏謂諸侯之士祭祖禰無以歲時及其及

之禮六字此依釋文

所引增釋文禰作廟賈本於五禮上又

有非天子之王而六

字是因疏文說人大戴以下十四字舊

脫吳氏澄補據去冠

禮疏當作小戴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

戴氏震云似釋文所

引乃鄭目錄本文阮氏校勘記云釋文

席字誤當從賈作禰

氏肅校本祖禰下增席字又經作小

戴第十今俱從校證

本○李氏如圭云特牲一豕也韋昭曰

凡牲一為特二為牢

官氏獻瑤云大夫曰少牢饋食所以別

於天子國君之大牢

也士曰特牲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

少牢也蔡氏德晉云

士喪遺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少

牢者蓋特牲其常而

少牢乃其盛禮也賈疏申鄭義謂曲禮

士有大事省于其君

于祿及其高祖于求也

祿合祭也必求

於君而後得祿則其

常時但得特祭而不得

合祭可知考此

皇清經解續編

儀禮正義三十四

一

特牲少牢二篇祝詞及命筮之詞惟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
 常時之祭也其為特祭昭矣蓋舉皇祖以為例其祭高曾
 也以此推之其祭禴也亦以此推之又云先儒謂大夫士惟
 得祭祖禴何其泥歟今案此篇所言儀節器物祭祖與祭禴
 同但祭禴則易其泥歟今案此篇所言儀節器物祭祖與祭禴
 非合祭又謂舉皇祖以為例其說皆是惟推之以為常時之特祭
 祭祖禴之說為泥則非士祭及高曾惟禘禘蓋止有廟二廟
 干猶空也空禘謂無廟故鄭以禘祭于壇禘蓋止有廟二廟
 其高曾則無廟故鄭以禘祭于壇禘蓋止有廟二廟
 得推及高曾故鄭以禘祭于壇禘蓋止有廟二廟
 也饋食義詳下士廟制詳少牢篇首云於五禮屬吉禮者大
 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故知屬吉禮也郝氏敬云
 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
 趨隆也皆記禮之序盛氏世在辨之云諸篇次第皆出于漢
 儒所定未必合禮之序盛氏世在辨之云諸篇次第皆出于漢
 祭禮今皆以惟此及少牢篇僅存大夫士祭禮則已殘闕不
 完又二戴與劉氏次弟皆不同郝氏據今本以言序謬矣○
 萬氏斯大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眾
 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牢皆
 不用樂何歟嘗攷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會嘗無樂凡飲
 養陽氣也故有樂會養陰氣也故無聲竊意特牲少牢皆用
 會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汪衡齋先生亦主此說今附錄
 於此俟攷吳氏絃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
 用會禮則無樂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會禮明
 矣

特牲饋食之禮不誨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會道也誨

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

宿賓視濯與牲凡五節皆祭前戒備之事注云祭日筮尸宿

曰饋食者古熟字多作款先大夫父目錄校證云周禮大宰伯

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

時也言饋食者著黍稷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

薦熟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祭先裸獻而

今案司尊彝云裸云朝踐朝饋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祭先裸獻而

熟是宗廟之祭始裸云朝踐朝饋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祭先裸獻而

解而爛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為一節饋為

禩不薦血腥而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也云
饋食者食道也者食道謂生人飲食之道禮弓曰不以食道用
美焉爾鄭注食道饗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特
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鄭注近人情者饗而遠之者敬又郊特
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是祭用食道神無薦腥以上
腥法古為隆鄭言此者欲見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
事為殺於天子諸侯也萬氏斯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
曰饋食者祭以柔盛為重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
惟尸而他人不及舉者受福之重禮用黍而後亦先九飯而後
三獻略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饋食今案萬說即大宗
伯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之義諷謀詳下江氏鈞云此云不諷
日而下筮日云諷此其事者此諷為人謀下諷為鬼謀也云士
賤職瘳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
司於廟門諷才已之日者案少牢云日非筮之日也故注云必先諷
謂諷其筮日之張氏爾岐云不諷日者不預諷前月下旬之
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似誤江氏鈞云少牢之於祭日先
諷日而後筮之此則即筮為始耳今案大夫以上先諷日而後
筮日則但筮之日而不諷日亦尊者禮詳卑者禮略鄭必云士
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者蓋君祭大夫士均有事焉大
夫祭士或又有事焉此所以職褻事繁不能預諷祭日但可以有

祭即擇日而筮之亦不必定用丁巳之日也乃賈因士不諷日
于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其說亦非吳氏疑義云據祭
統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祭前十日為齊期故必筮于十日之
前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十日遂戒少牢筮旬有一日皆
此義也士雖卑于大夫既立之廟使祭其先即職業叢冗而大
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遠行廟祭之禮恐非先
王所以體羣臣之意據此則士之筮日亦當在十日之前也云
今文諷皆為詛者胡氏承瑛去說文諷聚謀也詛訓也詛詛也
始假詛為詛故鄭不從皆者皆下取此某事也及筮日主人冠
端立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立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疏正義曰
氏以為筮之日江氏鈞云筮日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筮日菽
之儀則此可知矣今案據經言及菽說似亦可通李氏如圭云
筮日者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因人筮以請敬之至也菽
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踰其祭服也禮經釋例云
特牲饋食禮筮日筮尸用玄端蓋士禮士冠禮用朝服如少牢
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然則菽氏謂士筮當朝服非矣蔡氏德
晉云門外西面主位也注云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
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云不玄端則朝服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朝
服玄端淡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鞞玄端爵鞞又云大夫以
冠有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朝
服玄端淡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鞞玄端爵鞞又云大夫以
冠有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冠兩服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朝
服玄端淡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鞞玄端爵鞞又云大夫以

上玄端衣用侈袂本周禮司服注皆與朝服異者也禮經釋例云案素裳白履則為朝服玄裳黃裳襪裳黑履則為玄端餘皆同也蓋據士言之也云門謂廣門者賈疏云士子姓兄弟如主冠禮筮于廣門此為祭廟筮在廣門可知也

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與焉宗子祭疏正義曰子姓兄弟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立則族人皆侍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李氏如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祭統曰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鄭注禮記亦云姓之言生也盛氏世佐云變孫言姓者子孫止於二世言子所生則曾玄而下皆該之矣先子姓而後兄弟者

子姓據所祭者而言兄弟據主祭者而言是也官氏獻璠云子該焉退兄弟於于姓之後者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餽嗣為上而兄弟不敢躡焉今案鄭意以子姓兄弟皆為所祭者之後人祭時咸來故下文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也若以為依主人之嗣子立文是以子姓為主人之子姓不若鄭義之該括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白虎通曰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

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鄭注喪服小記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蓋本此說此云來與謂來與於祭也如祭禰則同禰者皆來祭祖則同祖者皆來祭曾祖高祖則同曾祖高祖者皆來也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即白虎通所謂大宗也族人皆侍與宗子同始祖者也故白虎通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尚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詩湛露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是皆鄭所本也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弟可知賈疏引左傳士有隸子弟非也不直未有司而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謂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類陳于階間三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祝主人主婦之類亦存焉是也冷案如兄弟服亦玄冠玄端也方氏苞云玄冠玄端同而於有司羣執事則曰如兄弟於尸於賓則曰如主人尊卑各以其倫亦言之序放氏云此時未有賓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西方東面

北土注屬吏席于門中闔而闕外為筮人設之也古疏正義說詳士冠禮儀禮正義三十四

是寺經釋讀編

儀禮正義三十四

疏曰賈

疏曰賈

疏曰賈

疏云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
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但言席于門中
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韝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西注云
為筮人設之也者因上未言筮席故特明之餘詳士冠禮云
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也疏正義曰筮陳在西塾故就取之執之亦抽上韝兼執之也
少牢饋食禮云東面受命于主人與此同土冠禮不言東
面省文注云筮人官名詳士冠禮云筮問也取其所以問神
明者謂著也者鄭意以經云取筮係謂著而云筮者筮之義為
問而所用以問吉凶於神明者是著故謂取著為取筮也詩
爾卜爾筮毛傳云著曰筮蓋用著以筮因即謂著為筮也鄭注
周禮云問著曰筮又注云冠禮筮與席云筮所以問吉

凶謂著也義與此同由禮孔疏引劉氏亦云筮問也
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曰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
尚饗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祀者容太祥之後禫月
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疏正義曰命曰以下主人
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疏為祭命筮之辭某主人
名也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爾雅釋詁曰適往
也適其皇祖某子謂往祭於其廟也注云宰羣吏之長自由

也贊佐也達也者俱詳士冠禮云贊命由左者為神求變也者
敖氏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
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褚氏寅亮云贊命在左
猶祭禮祝釋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為
右謬云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祀者容太祥之後禫月
之吉祭者謂士祭當曰歲事此言某事空其文萬氏斯大云士
虞禮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如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為禫
月吉祭也既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禫月也禫
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禫而廢祖之配可
乎曰喪三年不祭並廢久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死配某氏哀
猶云士虞記注云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死配某氏哀
未忘也蓋主於凶者言之非謂其祭祖然也即特牲不配注云
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亦謂祖喪之禫月耳非謂禫月為父
祭而祭祖之禮如此也自疏以羣廟為言而後之讀者遂誤以
祭祖不配妣為注義執思棟說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祖且猶
配何況禫後益母先凶則植父禫之月猶未以母配吉祭若母
禫在父凶後其不即以配父而祭可知祖喪之禫亦然不忍遽
同之於吉也今案此云某事而下宿賓又云歲事可見周公作
經係設言其禮如此四時常祭用之禫月之吉祭亦用之故經
文辭多互見萬氏申鄭義頗詳但因父喪而廢祖之配於理未
合江氏以為祖喪之禫月是也蓋此禮士歲時祭祖用之祭禫

是壽經釋讀編 儀禮正義三十四

是壽經釋讀編 儀禮正義三十四

亦用之父喪禫月之吉祭用之適孫承重祖喪禫月之吉祭亦
 用之經特舉其一以爲例耳或謂某事卽歲事如春曰祠事秋
 曰嘗事之類因時異名故空其文然經不言以某妃配又何義
 乎鄭氏之說固未可易也云皇君也者釋詁文云某子者祖字
 也伯子仲子也者賈疏云以其某在子爲男子美稱故以某
 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不篇云皇祖伯某鄭注云伯某且字也不
 射於大夫曰某子士之祭稱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大夫
 之祭稱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今案此與少牢云伯某皆假
 設之詞耳據聘禮記云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亦兩稱互備方說
 似亦可通云尙庶幾也者說文同蓋願望之詞敖氏云謂其日
 若吉則庶幾其神響之也下筮月放此盛氏世佐云緣孝子孝
 孫之心以神歆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
 其祀爲吉也

筮者執以示主人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卦者疏正義曰據此

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畫地識爻備以方寫之疏經則是卦者

冠禮注云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者賈疏云決下少牢云乃

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又少牢注云卿大夫之著

筮由便以其筮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爲便若然諸

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云卦者主畫地識爻者詳

人受視反之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其年之

長幼旅疏正義曰占曰吉告主人之辭餘詳士冠禮注云長

占之此云長占亦旅占士冠禮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

外疏正義曰此經及注俱與士冠禮同賈氏彼疏云曲禮吉事

日疏先近曰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

上句不吉乃更筮中句又吉乃更筮下句是已而又謂曲禮

句之內曰近某日爲指祭禮特牲句內筮日言句之外曰遠某

日爲指少牢筮句有遠某日言此疏說亦略同誤甚案曲禮曰

卜筮日鄭注句之外曰遠某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冠取

先近日鄭注句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冠取與祭之屬

也據經遠日近日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冠取與祭之屬

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皆爲士言

儀禮正義三十四

此月之下旬先上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卜筮中旬又
 下句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上筮來月之上旬不吉
 句又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上筮來月之上旬不吉
 釋喪事先遠日二句向無大謬而於句之外日遠某日
 據特牲少牢言之則經文遠某日與下遠日近日分
 作兩解誤與賈同總由誤以少牢筮句有一日與下
 士與大夫之異在誣且日不誣筮日而筮日則皆在
 所以然者祭前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無尊卑皆同故皆
 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齊三日無尊卑皆同故
 為句之外矣少牢言筮句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
 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句初即筮句內之日豈非誤以
 句有一日為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至賈氏士冠
 士筮初旬不吉即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
 大夫則不并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於前
 不吉至中甸又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於前
 初與此經云若又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於前
 疏又引曲禮云若又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於前
 某日為指特牲筮日言者又相矛盾其誤益見矣經云
 者張氏兩歧云大夫誣日而筮士句不吉必待上句乃
 其云如初乃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也此特牲及士
 筮上句不吉即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即筮於前
 於主人以下今案張氏謂大夫誣日而筮士句不吉必待
 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未詳詳士冠禮曲禮曰上筮不
 注求吉不過三魯四下郊春秋譏之賈孔皆謂三不吉則
 祭張橫渠云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誣日而祭更不
 禮唯有筮遠日不從則直誣用下甸遠日蓋亦足以致
 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誣用下甸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
 意而祀則不可廢褚氏寅亮云先儒皆以三十不吉則
 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其廢祭也順鬼神之意也且可思
 以不敬之故而恐懼修省也若如橫渠之說則筮為虛
 然今案褚氏之說似得經旨恐懼修省一層尤於聖人
 教之義有合然揆諸仁人孝子之心廢祭究有所不安
 之言亦自宗大告事畢疏正義曰教氏云
 可從耳

右筮曰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誣此某事適

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

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朝旦也前期三日之朝謂

祭前三日之早旦明時也教氏云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

者容宿賓視濯也者鄭解所以必前期三日之故為容宿尸宿
 賓視濯視牲之事也宿賓與宿尸同日視濯與視牲同日故言
 宿賓前一曰視濯與牲經文次第分明今案下文夙興主人
 視側殺是祭日也又厥明夕視濯視牲是祭前一曰也宿尸宿
 賓在厥明夕之前是祭前二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
 者解經上某為尸父字下某為尸名也尸之父所以必稱字者
 賈疏云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彼注云尊者之處為其
 失子之道然則尸上筮無父者曲禮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
 名也少牢注云字尸父尊鬼神也亦為其已外故尊之不稱名
 也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尸父與祭者
 彌親連言尸之父欲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
 者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
 為父尸曾子問曰祭孫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幼則使人抱
 之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
 父北而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鄭注祭祖則用孫列皆
 取於同姓之適孫也是以孫之倫為尸也據祭統言人君祭禮
 而亦云孫為王父尸則天子諸侯與大夫士同矣此注舉大夫
 士言者以儀禮所載是太夫士祭禮故也大戴禮曰無祿者稷
 饋稷饋者無尸為庶人言之也又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
 此吉祭惟有男尸官氏獻瑤云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
 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故以賤者依吾親也必
 以無父者兩無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也其有不同者
 喪祭不筮尸尚質也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
 尸喪祭有之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為尸也吉祭而後同凡有
 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祭成喪者必有尸
 無尸則不接祭不接不旅其禮之略至與塲祭同子孫而塲其
 祖考可乎今案官氏說甚詳明公羊傳宣八年何休注云禮天
 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案鄭注
 祭統但云取於同姓之適不去取有爵者為尸則鄭意不與何
 同詩既醉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諸侯
 有功德者人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此蓋就毛傳申
 之孔疏引白虎通王者祭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
 為尸何避嫌也而又引祭統孫為王父尸云謂天子諸侯宗
 廟之祭其尸用同姓於同姓中用其適者非宗廟之祭則其尸
 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去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
 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
 也據此則孔亦以祭統注為正不取白虎通之說矣

右筮尸

乃宿尸 宿讀為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文
 疏云乃緩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今案凡宿必先戒詳士冠禮此
 不言戒文不具下宿賓亦然注云宿讀為肅肅進也者宿之
 儀禮正義三十四

義為久宿故宿訓為豫又宿與夙同故凡先期豫戒者為宿又禮之大例先戒後宿故又引申為再戒申戒之義鄉飲酒禮記不宿戒注云再戒為宿又公倉大夫禮注云申戒為宿是也此宿尸鄭意謂進之使來故讀為肅而以進訓之肅進也爾雅釋詁文謂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少半注宿讀為肅義與此同又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是取宿戒之義讀同而義微別然進之使來亦是戒告進之則宿實兼二義矣古宿肅速三字經典多通用鄭注士冠禮云宿進也下宿賓注云今特肅之皆不云讀為肅是經以宿為肅矣爾雅釋詁云肅速也是肅又通速矣故鄭於此注發其凡云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者謂字雖有異義實同也賈疏云宿或作速若公倉大夫速賓之類禮經釋例云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速即宿也特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賈疏又引曲禮主人肅客而人證宿作肅賈意殆以注云記謂禮記也周禮亦作宿者若夫宗伯宿既滌濯太史戒及宿之日是也云古文宿皆作羞者胡氏承與云爾雅羞進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今案羞雖亦訓進而各經宿戒字無作羞者故鄭不從古文也

主人立于戶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
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子姓
疏正義曰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

氏德晉云主人親宿尸子姓兄弟皆從往重其事也北面事神之禮注云不東面者來不為賓客者凡賓客在門外東面此宿尸不敢為賓客故北面也或曰注為字當讀去聲此來係為尸不為賓客對下宿賓主人東面也云上當其後者賈疏云東頭為上者不得過主人故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疏**為上者當主人之後也

正義曰主人宿尸不言服蓋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在門外之東西面迎賓之位注云不敢南面當尊者上主人北面宿尸是以尊者之禮事之擬尸以南面臨已今主人辟皆東面北上尸不南面而西面是不敢以尊禮自居也

順正義曰辟遠遜避位也教氏云辟者起敬也蓋在尸出門尸疏時皆皆子姓兄弟也是時子姓兄弟亦立于主人之後而上當其後也今案注云順尸者蓋尸不南面主人再拜尸答拜而西面故主人亦易北面為東面順之也

主人先**疏**正義曰少半云主人再拜稽首此不言稽首省文拜尊尸注云主人先拜尊尸者下宿賓賓先拜此主人先拜是尊尸也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
宗人擯者
疏正義曰凡釋辭皆擯者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

疏正義曰凡釋辭皆擯者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

日者著其辭所易也今文無敢注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筮尸如求曰之

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如之也張氏爾岐云如初筮尸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乃易去下二語而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易前筮某之某云卒語末也語末以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易前筮某之某為尸尙饗餘並同也云今文無敢者胡氏承琪云案下文宿賓辭曰敢宿少牢禮宿尸辭亦曰敢宿則此有敢為是故鄭從古文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

疏正義云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者謂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之命於尸也云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而受命東面釋之者謂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於門外北面則宗人祝仍北之亦北面可知尸出門而受命於主人東面傳於祝祝西許面至於傳命則宗人東面傳於尸故云皆而受命東面釋之也尸許面受於宗人東面傳於尸故云皆而受命東面釋之也尸許

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疏**正義曰尸不禮辭而許諾可以筮吉而苟易故也敖氏云拜稽首亦尊尸也尸既許諾則成爲尸故於此不答拜注云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於宗人宗人以告主人也祝事尸者故使爲尸傳辭也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疏**正義曰此經當云主人退尸入而序尸入人退不拜送尸尊**疏**於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凡送賓之法送

者必俟退者之遠去而後入故經每云賓不顧也此則同時入遠故注以爲相揖而去亦以著尸之尊也少牢宿尸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彼注云尸不拜者尸尊此注云尸不拜送尸尊義一耳士冠禮宿賓及下宿賓賓皆拜送此尸送不拜故注云尸尊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文見耳此經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揖注云揖者即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

右宿尸從敖氏以爲變于大夫又謂先入而不揖皆非也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

曰某薦歲事吾子將蒞之敢宿

耳疏正義曰賓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皆與士冠禮同惟此宗人擯辭爲異耳云

歲事者謂祠禴嘗烝四時之祭每歲皆行之故曰歲事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吾子將蒞之敢宿亦與士冠禮宿賓之辭同據彼注云宿者必先戒則宿賓前有戒賓之事明矣少牢言戒而此不言戒文不具也李氏如圭云不筮賓者主人爲

獻主賓助祭而已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為賓特肅一人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故云吾子將泄之此申注有司之義也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注云賓主人之僚友又宿贊冠者一人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中士若下士此經助祭亦有公有司則賓不必定在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中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鄭意蓋謂眾賓則不宿也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泄臨也言
注云其不宿者為眾賓義與此同又經云宿而注云肅者蓋即
以宿為肅義見前賈疏云宿戶與宿賓中賓曰某敢不敬從主
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明矣其說是也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甒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
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面上反吉則面注云厥其也

密疏正義曰甒詳士冠禮他篇陳鼎多云設局甒此獨云有甒
者著其潔其實亦有局也禮經釋例云凡陳鼎大夫士門

宿賓之明日夕者鄭以厥明夕為宿賓明日之夕是祭前一日
之夕也云門外北面當門也者或以少牢陳鼎在門東謂此亦

在門外東方褚氏寅亮云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
注義為長當門辟大夫也南面於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

辟君也古文甒為密詳士冠禮於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
東首順猶從也於之制如今大木甒疏正義曰於在其南在鼎

方氏苞云獸腦去毛不宜置地上故加於於排其足於於上為
伏狀故但言東首不言足所鄉與牲異注云順猶從也者鄭

注樂記云從順也二字互訓云於之制如大木甒矣上有四周
下無足者鄭以漢制為況既夕記注亦云於今之舉也段氏玉

裁說文舉字注云案左傳云陳盂柶者士舉漢五行志作菴
溝洫志山行則柶章昭曰柶木器如今舉柶人舉以行也然則

輦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輿或作輿今案鄭以於制同輿是
亦四方如輿也云上有四則其上下似皆有木為欄也下

無足亦與輿同此獸於也又有承饌之於承尊之於既夕記設
於于東堂下脯醢醴酒皆饌于其上不尊以承尊之於既夕記設

也注亦云今之舉則與獸於制同禮器大夫士於祭鄭注於斯
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於或因名云耳玉藻大夫側尊用

於注略同此則承尊之斯禁謂之於特以其無足相似而名之
注不云今之舉則與此獸於之制有異矣禮器孔疏以為長方

皇清經解 儀禮正義三十四

而有畫飾詳下記壺於禁饌于東序下云獸膾也者牲在其面

士膳用兔鄭注周禮膳人云小物全乾為膾是也獸在獸東首

北首東足其西於西也東足者尚疏正義曰牲在獸而獸東首

獸橫而牲縱也北首而東足則寢在矣吉祭用右胖故寢左凡

不用之胖寢於地據此是東足為尚右也牲豕也以其生故但

縛之而寢於地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遷釔在東房南

地不用於也

上几席兩敦在而堂東房房中之東當來北疏正義曰設洗詳

禁詳下記豆遷釔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褚氏寅亮

云豆在兩邊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主於器褚氏寅亮

云少牢之豆遷及篚自東而西此則自南而北彼橫陳此

縱陳也今案几席用以安神兩敦用以盛黍稷亦未實也注

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賈疏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室故

士冠禮陳服于房中昏禮側尊無體于房中皆不言東以其直

有一房不嫌非東房今此經特言東房則東房之北通為房

房也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房之北通為房

中矣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江氏永云夾北

有壁隔之與房東房西房不相通也近洪頤煊作宮室答問

謂夾北有戶以通于房不知夾之近北處為室若夾北有戶則

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于夾聘禮設饌于夾若有戶則其設之

或當戶或于戶東或于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

儀乃命執事者鄭注羞膳者從而東曰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

中案堂東即東堂下也羞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于

蓋夾有室有堂夾是總名近北為室近南為堂此二注取精嘗
 考東夾其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在堂西亦皆有墉東
 南嚮其北有墉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在堂西亦皆有墉東
 夾西也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各左個右個左達右達左即東也右
 即西也夾也箱也個也達也異名而固實統言之為東夾西夾
 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為室近南者為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
 堂之稱書顧命云西夾南嚮聘禮云堂上之饌入西夾六又云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公食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
 夾北皆言東夾而西夾不去夾室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
 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為夾者以夾輔乎中
 堂也鄭氏注聘禮饌于東方云東夾蓋以下有西北上
 之文謂設饌當在北墉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
 室耳注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
 皮倉物設之當在夾之近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為一而
 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為夾室名矣說文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
 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者說文箱大車也兩旁同
 氏注考工記釋牲服為較較在車之兩旁與夾在堂之兩旁同
 又謂之個者射侯有左右個鄭氏鄉射記注云居兩旁謂之個
 个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在兩旁之
 義而謂之為個為箱則個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明之觀禮記
 曰侯于東箱東箱即東夾也注乃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前東
 箱為東堂分夾與箱而二之矣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

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為專指東西兩堂則無室之
 有東西箱者為無後室而僅有前堂室之無東西箱者為無前
 堂而尚有後室可乎其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爾雅東西箱郭
 注云夾室前堂蓋亦沿觀禮注之誤互詳聘禮設槍西夾六下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位也疏正義曰此及下門

而賓及眾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宰疏正義曰此

東而北上即上筵日有司羣執事之位也似當蒙主人及子姓

兄弟之文言如初注云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

者李氏如圭云筵時祝宗人在其中惟宰在門東今宰在眾賓

中祝宗人別自為位與筵位異此所以不蒙上如初之文也劉

氏台拱云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

與子姓兄弟東而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

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之文也劉氏台拱云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

司羣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也劉氏台拱云案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蓋

賓主兩行凡非子姓兄弟皆列賓行公有司私臣當在賓之下
與賓同東而經不言者眾賓中足以該之矣詳主人及賓兄弟
羣執事即位於宗人祝立子賓西北東面南上宗人祝於祭宜
門外如初下

近疏正義曰宗人及祝立賓西北稍退居賓後也以南為上變
廣疏於賓也注云事彌至位彌異者以上筮時不別言宗人
祝之位此別言之故云事彌至位彌異也云宗人祝於祭宜近
廟者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以其宜近廟故異於賓也

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旅之得備禮也
疏正義曰叔氏云眾賓答十拜言再拜者字誤也盛氏世佐云此
士旅拜法教說非褚氏寅亮云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
為主人也有可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為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
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注云眾賓
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者對大夫之賓一拜為不主人揖
備禮也賈疏以一獨答拜與一時拜為言非詳訂疑主人揖

入兄弟從賓及眾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
下如外位則此時亦主賓分為兩行一在階前面面一在階
階前東面不必有門東門西之位以外位不云北面位可證也
類不惟主人親之而且賓與眾賓監視之敬之至也宗人升自

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
賓意欲聞也言濯具疏正義曰吳氏紱云宗人先視壺濯祭以
不言絜以有凡席酌獻為先也獻而後祭薦故豆籩次之
稽氏云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故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注云濯灑義見前云不言敦鉶者省文也者注意以敦鉶亦須
濯經不言者以壺統之也據上文所陳尚有凡席注不與敦鉶
兼及者以凡席不須濯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以斯
時主人西面宗人不東面告主人而東北面告者以賓在而亦
欲問之也云言濯其不言絜以有凡席者告濯是言已洗濯告
具是言已具列言絜則專為濯者言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為
之言濯與具則兼為不濯者言之也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復為反疏正義曰出出廟門也經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
云賓從尸組出席門乃反位其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
餘皆言復位故鄭從古文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
雍正官名也北面以疏正義曰注云充猶肥也者充之義為盈
策動作豕視聲氣為滿盈滿則肥也鄭注周禮充人亦云
充猶肥也左傳曰博碩肥腍云雍正官名也者儀禮釋官云雍
正私臣掌割亨者雍正即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
正為雍人之長此士之官當止一人也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視
聲氣者北面在牲之南為不肯主賓也豕縛而寢於地故必以

儀禮正義三十四
儀禮正義三十四

儀禮正義三十四

儀禮正義三十四

策動作之乃可視其聲氣以知疾否也宗人視牲而宗人舉獸

雍正作豕者猶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也宗人舉獸

尾告備舉鼎烹告絜具疏正義曰獸獵而得之恐有傷闕故必以備為美

貴鄭訓備為具謂完具無殘闕也廣雅亦云備具也吳氏廷華

云必以尾告者即小以見天也鼎亦濯以在門外故別言之

請期曰羹飪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而北面告賓有司

曰宗人請而主人告以羹飪也此期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少牢

者注云肉謂之羹飪熟也義見前云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

熟重豫勞賓者凡祭皆費明行事今不云質明而云肉熟者上

之賓多僚友故重豫勞之肉熟以煮肉熟為節也云宗人既得

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以期由主人出故不須告主人而惟告

賓有司也賓有司皆東面此西北面告者亦欲兄弟其聞之王

氏士讓云案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

可以不備此告濯具告充告備告絜而後請期即豫與備也

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疏正義曰告事畢亦宗人告也周禮大

牲既滌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曰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是祀事皆宗官主之故此亦宗人主其事也賓出出外門也送

亦送於外門外也○方氏苞云祭前一日設器陳牲省牲視濯

之儀主人兄弟賓長眾賓之位具詳於特牲而少牢則闕焉牲

而特牲則闕焉何也牲牢鼎俎豆籩至大夫而倍加於士自宜

詳於少牢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上下同之主人承祀而兄弟子

姓從賓長備獻而眾賓助亦上下同之匹士以上始得廟祭其

儀自宜具於特牲也

右視濯視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

其餘有不玄端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立于中庭言

側殺殺一牲也祭日陳設及位次之事○夙興祭日之早

也東方蓋當東塾少南注云夙早也爾雅釋詁文興起也爾

雅釋言及說文同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服如初

玄冠玄端也若其餘有不玄端者謂賓及兄弟皆朝服也惟尸

祝佐食與主人同玄端詳下記云側殺殺一牲也者謂豕也士

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云側亨亨一胖也義雖異其以側

夙興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主人服如初

是青徑解賣扁

儀禮正義三十四

左

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熟始
 故惟視殺而已非以辟君故
 婦為之饗竈也而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
 而壁南齊於古文饋作糝周禮作饗
 視饋饗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
 日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糝周禮作饗者胡氏承琪云案
 說文饋酒食也从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饗饗或从配糝饗訓
 从米今毛詩天保泂酌皆作饋傳皆曰饋饗酒食也與爾雅釋訓
 同惟商頌烈祖作糝箋去糝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
 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為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
 稷曰饋炊黍稷亦曰饋故下記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饗人
 注云故書饋作饗說文以饗糝皆為或作饋注禮經從今文作
 饋以糝為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為饋此又古文
 假喜為饋也今案說文作饗周禮注作饗後人傳寫加耳云
 宗婦為之者周禮饗人掌凡祭祀共盛饗注炊而共之其下有
 奄二人女饗八人奚四十人土無饗人之官故使宗婦為之其
 下亦當有女饗之屬也云饗竈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
 內饗之饗亨煮鄭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賈氏此疏及士
 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饗孔子時謂之竈前後異名故鄭舉後
 決前并引論語嬀于竈為證但據說文饗炊也炊饗也二字互
 訓則饗之義為炊竈是其所炊之處因饗必於竈故謂竈為饗
 也云而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而壁南齊於古文饋作糝周禮作饗

意謂在堂下非而堂之南下乃而堂之西下故又近而壁南齊於
 坊謂在坊之北其南與坊齊也李氏如圭云坊在堂角既夕記
 日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坊知在東面堂下者皆齊於坊下
 記饋饗在而壁注云而壁堂之西牆下是與經云而堂下同又
 引舊說云南北直屋楸稷在東壁而面注云饋北上上齊於屋
 與屋相齊也士虞禮饋饗在東壁而面注云饋北上上齊於屋
 宇案北上者亦謂黍饗在北云上齊於屋宇者謂饗之南下與
 坊齊其上則與屋宇齊也屋宇即屋楸與記注所引舊說同但
 特牲在而壁士虞則在東壁虞禮反吉耳然皆在門內者以婦
 人主之故也此士禮也大天則廩人掌之在門外少牢禮廩饗
 在雍饗之北是也○賈疏云主婦視饋饗猶主人視殺牲故易
 歸妹上六云女承筐无實士封羊无而鄭注宗廟之禮主婦奉
 筐米如饋之時
 兼視之可知
 亨于門外東方而西北上
 之釜鬻疏正義曰少牢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此云亨于門外
 饗在其南則亦在廟門外之東南也敖氏云北上豕饗在北魚
 膾亞之案士虞禮側亨于席門外之右東面魚膾饗亞之是亨
 於西方變於吉也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膾以饋各一饗者禮
 經釋例云凡亨牲體之器曰饋凡升牲體之器曰鼎是亨於饋
 而後升於鼎也少牢有羊饋豕饋則以饋者亦豕羹飪實鼎陳
 魚膾各一饋故各一饗也引詩者證亨須以饋也羹飪實鼎陳

于門外如初初視也疏正義曰實鼎各自其鑊以實於其鼎也吳

陳之門外也注云初視濯也者謂如視濯時陳鼎北面北上

也姜氏兆錫云凡言如初即謂厥明夕之故位也若改位即不

言矣尊于戶東玄酒在而疏正義曰尊

初矣尊于戶東玄酒在而疏正義曰尊

氏廷華云尊本在東序此乃實而設之不言禁及罍省文也注

云戶東室戶東者凡堂上設尊多在房戶之閒房戶閒謂房而

室戶東故知此尊於戶東為望戶東也去玄酒在而尚之者以

而為上也張氏爾岐云鄭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玄酒不酌故在

右是以東而為左右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又據酌

者北面臨尊而言左右以而為左其位置雖同而言有殊也

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疏正義曰前此豆籩

此則以脯醢和羹之屬實而陳之注云如初者取而實疏正義曰前此豆籩

而反之者豆籩鉶初在房中南上今取而實之既實仍反於房

中亦南上故云如初也鄭言此者執事之俎陳于階閒二列北

決上尊于戶東非反其故處也疏正義曰蔡氏

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三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疏正義曰蔡氏

與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閒分為二列東西相並自北陳而南

在右司中故舉有司為言又以該凡助祭者也云二列者因其

位在東西者賓之屬在而兄弟之屬東也云祝主人主婦之俎

亦存焉者以祝是接神者主人主婦是其承祭者恐人疑其俎

不在執事之列故特明之教氏云此執事之文所包者與前

後所云者不同是也云不升鼎者異於神者吳氏疑義云戶俎

用右俎升于鼎內俎隨鼎入而先設于階閒耳高氏愈云此戶俎

而外凡有十三俎主人俎也主婦俎也祝俎也佐食俎也賓俎

也長兄弟俎也宗人俎也眾賓俎也眾兄弟俎也內賓俎也盛

宗婦俎也公有司俎也私臣俎也蓋皆得以執事名之者也盛

兩敦陳于西堂藉用韃几席陳于西堂初盛黍稷者婦也

于疏正義曰兩敦一盛黍一盛稷也藉之用韃重黍稷以其為

氏廷華云几席復言陳者因諸器而連及之也今案以上各器

視濯時已詳言所初矣此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

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此几席仍陳

於西堂故言如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婦也者以炊黍稷係宗婦主其事故知盛之者亦宗婦也云古

文用為于者胡氏承琪云案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于階西上

藉作用不作于故鄭從今文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篋巾在門

內之右 設盥水及巾戶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

疏 正義曰云戶盥者以槃匱之屬為戶盥設也張氏爾岐云以

盥水不揮故須設巾也揮振去水使手乾也云門內之右象洗

在東統於門東面上者以洗設于階東南匱槃之設亦在東

方是象洗也而上下則匱槃在室中之西也云凡鄉內以入為左

右鄉外以出為左右此申言門右為東據鄉內言之也○盛氏

世佐云案下經云戶入門北而盥則槃匱之屬在門內之西

且與洗位相變也郝氏以西為右之說得之吳氏廷華云鄉內

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當以堂為斷況此與少牢戶盥並在西

何區水獨有東西之別乎今案盛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席也至

氏吳氏說似亦可從並附錄焉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席也至

此使祝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接神 筵于室中西南隅今案西南隅與也凡布席于奧者

東面敖氏云几亦右之前此視濯視牲祝未有事 主婦纒笄宵

衣立于房中南面 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以經言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疏 正義

以鬢髮笄以安髮詳士冠禮纒笄宵衣士妻之常服也昏禮曰

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房中東房中也婦人入廟其位

在此 注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以經言

傳家事故雖姑存亦使其妻主之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

之所以備外內之官是也若舅沒而姑年未七十亦傳家事於

婦內則所謂舅沒則姑老也但姑雖傳家事婦猶必稟命焉故

義也云纒笄首服詳前云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

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

儀禮正義三十四

七

云繒名故段釋之周禮內司服六服祿衣為下鄭注內司服云
 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又云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
 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祿衣又注追師云外內命婦
 非王祭禮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引少牢主婦髮
 鬢衣移袂及此經主婦纒笄宵衣為證又云移袂祿衣自祭降服
 意以大夫妻得服展衣自祭降服祿衣士妻服祿衣自祭降服
 宵衣則宵衣其祿衣之次歟然鄭注少牢云大夫妻亦衣綃衣
 而侈其袂與追師注又異詳少牢禮此注以宵衣為黑色者士
 昏禮注及玉藻注皆以宵為玄玄亦黑類也又士昏禮注云玄
 衣以綃為領因以為名然則宵衣惟領用纒耳此注不言義亦
 略同據士昏禮女次純衣注以純衣為絲衣則宵衣非絲衣明
 矣蓋昏禮攝盛士親迎服宵弁故士妻服純衣此祭士服玄端
 故妻服宵衣故氏云宵衣用布為之盛氏世佐云男子唯宵弁
 服用絲其餘朝服玄端皆用布則婦人祿衣宵衣亦用布可知
 其說也是也引詩禮記證宵之義字俱作宵者蓋鄭於士昏禮
 宵即綃也又引詩禮記證宵之義字俱作宵者蓋鄭於士昏禮
 注已讀宵為綃其義已明故此注即以宵為綃段氏謂宵為綃
 之假借是也盛氏謂宵時所衣故名宵又解宵為小皆穿鑿不
 可從至賈疏并謂詩禮記本文皆作宵字則又緣注而誤戴氏
 校集釋已辨之詳訂疑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可知秦氏蕙田云案內
 贊者亦髮髻衣侈袂與主婦同是同服可知秦氏蕙田云案內
 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不同者尊則有降卑則無降是

也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

辨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執事則是指公有
 也疏司私臣而言也今案此說是上視濯時言賓及眾賓即位

于門而東而不言羣執事此言羣執事而不言眾賓蓋互文
 見義要皆兼公有司私臣在內也初時門外止有東面位無北

面位敖氏仍以門東門西言非矣敖又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
 云告告主人也既告反於賓而北是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

位如初初視疏正義曰注云初視濯也者據主人與賓言之也
 就門東門而北此時公有司私臣未選為賓與眾賓者入門當

經未言故下說補之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
 疏正義曰賈疏云下記佐食當車則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

敖氏據下記云佐食于於齒于兄弟以佐食為主人兄弟之屬
 今案佐食非兄弟而與兄弟齒故記特言之若本兄弟之屬則

不必言矣盛氏世佐以依食為私臣蓋本下記賈疏謂佐食於
 私臣之中擇為賓使佐尸食也說不肯注可從云立於宗人之

前北面詔主人此禮主人位堂下西面宗人當在阼階南擯主
 人故知佐食

在宗人之面

在宗人之面

